倪文正公年譜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倪文正公年譜

倪會鼎述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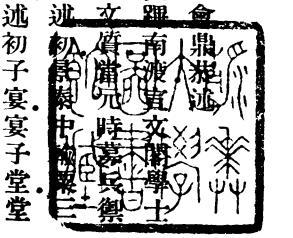
倪文正公年譜

倪文正公小像

冕而垂紳．赤帝之臣．言成黼黻．人則龍鼻．皇輿折軸．翩然上賓．國士之報．酬以一身．是曰完人．亦稱先覺．青史千秋．何媿何怍．孰肖爾容．珠庭日角．上燭斗杓．下鎮河嶽．漳海黃道周贊．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一

男會鼎粧述



先文正公諱元璐字玉汝別號鴻寶又號園客在先宋之青州人兄侒弟侃從躍南渡貞文爲學士文節公思卽侃仲子而侒判紹興因家上虞之賀溪侒子安徙橫山後五世孫文質當元時嘉興縣寇有功爲防禦千戶子彥忠仍嗣職彥忠子奉洪武時以賢良徵不赴奉少子述初子宴宴子堂堂千石賑饑臨山築城又助白金三千兩朝廷義之賜璽書束帛授徵仕郎不仕述初子宴宴子堂堂生仰菴公諱鎧領正德庚午鄉薦歷官南城知縣仰菴公生南望公諱應鞾績學孝友以雨田公貴封文林郎南望公生雨田公諱凍萬歷甲戌進士官南駕部郎定船政東南軍衞尸祝之歷撫淮、荆、瓊四郡守是爲文正公父徙居郡城（篇首稱爵諡者專詞以告海內全編稱府君者統詞以志家乘）

萬歷二十一年癸巳閏十一月十六日府君生（青烏家推干支爲癸巳年乙丑月丙申日壬辰時）初大父艱于嗣嫡大母曹太夫人無出伯父又以疾錮至是年四十三矣生大母施太夫人夢白鶴沖霄而府君適生伏犀貫頂居數月大父漫謂之曰爾耳在此爾目在此詰旦問耳何在卽舉手自指其耳蓋夙慧天授勝于香山之無二字矣說者謂大父船政成而墮都四十八衞之衆尸祝之者已五載天之報施此其徵也

二十二年甲午二歲。大父內艱服闋。補荊州府知府。居官十有二旬。而漕撫以宿憾彈去之。

二十三年乙未三歲。

二十四年丙申四歲。

二十五年丁酉五歲。曹太夫人幼習毛詩。終身不忘。恆置府君膝開口授之。故未入塾而詩已成誦。大父每隨事命對。因圍爐命紅爐白炭。對黃卷青燈。因翦髮命光頭和尚。對麻面書生。蓋自謂也。皆應聲立就。不假思索。

二十六年戊戌六歲。就外傅。

二十七年己亥七歲。嘗隨大父舟行。月色皎潔。命賦看舟月。口成五絕云。憑欄看舟月。看月何須仰。水底有青天。舟行月之上。

二十八年庚子八歲。大父敬禮賓師。夕必共飲。一日叩所講左傳右尹子革謂倚相不能近知祈招之詩焉。能知遠。所謂遠者何指。師不能答。先公從旁對曰。遠者。即指上文墳典邱索耳。大父嘉之。摩頂稱善。

二十九年辛丑九歲。一日侍親觴花下。退而成牡丹賦數百言。不敢呈大父。以呈太夫人。於燈下。口自披誦。琅琅然。大父自戶外聞知。推扉入取視。中有紫則佳人之舞袖。黃如帝治之垂裳之句。甚悅。謂終不落人後。太夫人亦大喜。舉樽相賀。每府君夜讀。太夫人必坐待。及入問所誦習。幾何。所屬搆若何。得當

則採果餌勞之。始就枕。以爲常。

一日趨庭。大父指水仙使作破對曰。其臭如蘭。其白如玉。春風得意。脫白掛綠。又一日。舟行。大父示句曰。綠水遶青疇。對黃花欺碧草。大父曰。不若彤雲籠紫閣。又一日。送客。解衣指腰間金帶。使破對曰。若用汝作礪。不下而道存。大父驚異。他年題柱曰。僅容旋馬廳誠隘。太祝奉祠不隘。手植三槐。我不做。兒子二郎必做。蓋大父以公輔期府君。其後位司農。舊稱外輔。則名亦猶公。至尊隆遇。名而不姓。則禮亦如公。及盡節贈太保。又爵實三公云。

大父嘗于前庭手植黃楊二本。楊固無華。萬歷己酉一華。而府君拔解。崇禎甲申一華。而府君遂志。明年黃楊枯死。似與府君相終始者。事又異于三槐。附志于此。

三十年壬寅。十歲。

三十一年癸卯。十一歲。

三十二年甲辰。十二歲。大母曹逝世。方疾篤時。搏顙呼天。哀號請代。大父得所額辭。每爲長慟。

三十三年乙巳。十三歲。

三十四年丙午。十四歲。

三十五年丁未。十五歲。時大父林居已十餘載。少宰楊公時喬。疏薦起補瓊州府知府。大父以燕翼自安。

雅不欲出控辭不獲命乃就道將發、誨訓以戒訓曰示璣瓚兩兒兩兒舉業正當成毀之閒工夫不可憶吾言凡所立日程毋得輒改自墮惡趣爲不肖之子且年幼禮度未嫺性愚世情不諳毋得輕事交游致取罪愆如親友泛然見顧者俱不必相見或蒙賜帖只稱遵奉吾言槩不敢領如有以德行文藝訓誨吾兒者宜洗心受教頓首謝賜別時亦稱遵奉吾言一槩不敢造謝凡親友乞念區區萬里之外拳拳千兩兒一日週腸何啻九大宜導吾兒使爲善士非禮之事勿使見非理之言勿使聞非係正事勿入此堂如或違誤笑傲道世情淫靡說他人短長又或以杯酒冶遊牽拉師傅致妨吾兒之功者皆非端人吾兒宜謹絕之凡任長善救失之責宜各于斯此訓府君恆奉以誨勗子孫故不敢遺一字

三十七年己酉、十七歲府君夙成而大父初不令應童子試謂當待其驚人乃嗚嘘唏何益至是郡縣監司三試皆第一是秋遂領鄉薦六十六人時主試者爲翰編晉江黃公國鼎給諫臨川周公曰庠分考詩四房者東陽介漳浦蔡公思充也督學使者則陳公大綬也府君既舊大父遂引疾歸以爲堂構有人焉能老風塵吏捷闕著書不復出　府君時已有星會樓稿盛傳國門市人因之賈利幕刊至三萬餘板字漫滅重鋟者再行卷之廣向所未有也

三十八年庚戌十八歲正月公車至都家世儉樸大父遺之故裘不能禦朔風棘闈夜二十刻疾作迅書而出不獲與濃淡及簡廢牘房考評曰此必英年異質也惜未熟未稱暫抑以老其才需大就耳

三十九年辛亥十九歲客有攜府君書扇九日詩游雲閒者徵君陳公繼儒見之驚歎以爲仙才遂赫蹏致殷勤身先之繇是聲譽日盛

四十年壬子二十歲。

四十一年癸丑二十一歲再上公車不第。

四十二年甲寅二十二歲冬十二月大父厭世府君哀毀過禮迄今讀喪祭諸辭者猶泣數行下。

四十三年乙卯二十三歲閒關吉水乞誌銘于鄒忠介公元標以公負天下重望與大父同官駕部又皆江陵逐客稱患難交故不遠千里云。

四十四年丙辰二十四歲秋八月歸葬大父母于上虞之白馬湖其地大父所自卜以依親也封樹威儀一如制焉。

四十五年丁巳二十五歲。

四十六年戊午二十六歲。

四十七年己未二十七歲三試南宮不第。

四十八年庚申二十八歲府君既屢躓嘗然歎曰窮達固有命要不堪以無用空言消磨歲月作讀誼自警又立之法多擬場題分箋列壁箋各七題日抽一箋伏而思之義句皆備則焚箋引滿不形筆墨於是歲月之閒胸藁纍纍果以獲雋然惟府君至精彊記能爲之他人不及也。

天啓元年辛酉二十九歲是歲會鼎生是爲長子。

二年壬戌。三十歲。偕計吏者三矣。始捷南宮第一百二十八人。與從父三蘭公同榜。方試竣時、府君自錄闈墨。以呈舊司衡陳公。閱竟默默。意殊黯淡。府君請曰、敗軍者將又北乎。曰、正以非北。所以邑快失第一人將奈何。聞者或迂之。然先輩瞻矚期許。固自遠大。

兩主司皆宰相。正爲金谿何公宗彥。副爲秀水朱公國祚。同考詩二房爲右諭德博羅韓公日纘。殿試第二甲二十名。是爲文公震孟榜。觀禮部政。改翰林院庶吉士。故事進士服官。以甲第爲差。二甲多部曹。其次五及十者除州、無清華望。所知競勸赴中祕選。府君喟然曰、帝王良法美意。必賴守令而全生平恨罕覩循吏。奈何身自去之。所知曰、循良一州。何如循良四海。乃就選。

三年癸亥。三十一歲。以官格科條失宜。竊議之。而身在修業之列。抑未敢言。

四年甲子。三十二歲。除翰林院編修。故事庶常去留。準館閣累試名序、兼采物望。時隸籍上虞者二人。例不並留。府君恬淡自如。又文多指斥。試輒不前。而同鄉之延譽者日至。及集議。前輩多右同鄉。首揆葉文忠曰。倪某無論文字。只三年來無片刺及吾門。已加人一等矣。乃留府君翰苑。而出同鄉爲給事中。

仲弟會覃生。爲伯父後。

充經筵展書官。纂修記注。

五年乙丑。三十三歲。殿試充掌卷官。

奉節册封德藩王新襲、驕不知禮。使節近郊。長史出逆。陳三事。王不外迎朝使。及宣讀官同王跪起。府君曰、王黃口耳。曲譬不聽。長史再反。府君正色曰、所可假者。稱疾免外迎耳。至于典禮。孰敢干之。更不悟。則卽日迴車返命。長史匡翼之。謂何於是。王稱疾擁兩寺人。迎册於殿門之外。餘如禮。册封事竣。卽引疾就中途繳節。乞假歸里省母。時璫焰日熾。刑賞顚亂。府君計還朝不能無言。言則遠北堂憂。故引疾歸。

與客品題新榜名流曰。今春奇士多在中末。止翁解元得在魁選。榜首卷本房閱及時。忽自動。知其有神也。榜中最少如萬元吉、王敬錫。皆英美之姿。萬尤奇杰。不在何項諸君之後。大率甲子登儁多才。文皆高古。亦是風氣一轉。如此世界。不應有此文運。其運有升泰耶。

六年丙寅。三十四歲。在里。

七年丁卯。三十五歲。四月假滿赴闕。甫至。以資序奉命典試江西。辭給事國觀副之。時璫焰日熾。羣小懲前榜試錄之譏。畏人議其後。矯詔懸主司誹謗朝政之令。坐無赦。府君故撓之。以孝慈則忠。嗑嗑乎不可尙已。命題忠觸璫諱。不可尙譏進爵上公。翼祠文廟。人爲咋舌。及撤棘而璫已敗。幸免于禍。返命在道。聞大行上賓。兼程入臨。

崇禎元年戊辰。三十六歲。正月。首論國是。璫既磔死。餘黨猶踞津要。欲禁錮林下諸賢。力攻東林。又創

爲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目。以一網清流。府君憤甚。抗章極論。首爲上別白言之。疏曰。臣聞持世不平。則陰陽之戰起。論人失實。則舉措之道乖。臣見在廷章奏。凡攻崔魏者。必與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首劾忠賢。直彈呈秀者。又邪黨乎哉。夫東林、亦天下之才藪也。其所宗者大都樹高明之幟。而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所援引卽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而盡。中實有謝華臞其若脫。置黜陟于不聞。泊然無營君子者也。今曰邪黨。則無不邪黨矣。且天下之議論。甯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甯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後之君子。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於是五虎五彪之徒。公起而背叛名教。毀裂廉隅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且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心也。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亦已悖矣。末復言韓爌文震孟當用。書院當復。疏奏。詔所奏未當施乎。湖票也。而逆黨御史楊維垣力詆之。府君復疏曰。臣前疏所陳。正爲臺臣楊維垣而發也。陛下明旨一則曰天下爲公。再則曰化異爲同。三則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而維垣必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陛下於韓爌則曰清忠有執。于文震孟則曰起用。而維垣必曰爌非賢。震孟不簡。陛下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爲維垣效忠告者大。不圖維垣以臣爲謬也。維垣謂臣盛稱東林。蓋以東林之推李三才而絞熊廷弼也。亦知東林中有首參二十四罪之楊漣。及擬戍崔

呈秀之高攀龍乎。且以魏忠賢之窮凶極惡。而維垣猶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而何況三才。以彪虎之結交近侍。律應處斬。而法司初擬。止于削奪。不啻驕兒護之。維垣身係言官。不聞駁正。又何尤于寬廷弼者乎。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韓爌。夫舍爌昭然抵觸逆璫。抗疏嬰禍之跡。而加以關說罔利莫須有之言。已非篤論矣。卽廷弼之事。爌條旨僅免一梟。未嘗赦之也。廷弼行賄之說。逆璫造此以殺楊左諸人耳。謂移宮一案。無從鑠以受賕。於是改爲封疆。四出追比。此天下所共知。維垣奈何尙守是說乎。至于不附紅丸。及孫愼行君子之論。臣言原非矛盾。蓋愼行淸望。較之王之寀不侔。識雖刻深。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夫董狐不爲沽直。趙盾亦未嘗貶賢。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臣不更論。卽如王紀淸正著聞。以參沈潅忤璫而譴斥。震孟以薦紀削奪。均之得罪于逆璫者也。至于破帽策蹇。傲蝟玉馳驛之人。此何可譏。夫刑賞出于朝廷。而榮辱因之。當時則忠賢之刑賞已耳。維垣亦思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之超階躐級者。誰爲榮辱。抑宮保橫玉之劉詔。何如桎梏抵罪之耿如杞。自此意不明。於是乎相率爲頌德生祠。呼公呼父而不顧。可勝歎哉。而維垣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謂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爲人。前則峭直。後則寬和。若詆之爲婪取多藏。則猶之稱廠臣不要錢云爾。臣雖斬首穴胸。不敢聞命也。故謂都門非聚講之所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意必不可。謂聚講之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或有邪謀必不可。且逆黨當

日所以驅逐講學諸人而拆毀書院者。其意正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其無所不爲。自元標以僞學見逐。而逆璫遂以眞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讓宣尼。使講學諸人而在。豈至此哉。而以臣爲謬。臣不受也。維垣又力詆臣矯激假借兩言。夫臣正爲今之詆眞狂狷爲假名義者言之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眞率性。爲頌德生祠。呼公呼父。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不公不父。豈不賴此人哉。維垣以臣抑揚之詞。爲一成之論。而謂臣大謬。臣益不受也。維垣又謂遇小人待其惡稔。乃攻而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小人惡稔。其壞天下事不知凡幾。殺天下正人不知凡幾。雖攻而去之。不已晚乎。卽如崔魏之惡稔久矣。使不遇聖明。誰攻而去之哉。維垣始終以無可奈何爲附黨者解嘲。設或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於璫。諸臣亦無可奈何而舞蹈稱臣焉。又命逆璫以兵劫諸臣。使爲叛逆。諸臣亦無可奈何而卽從叛逆可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夫品節貞邪。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有東林之人。爲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者。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爲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逐或奪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奈何不取法于此乎。總之東林之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槩。不當毛舉其纖悉之瑕。而徒欲與逆黨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宣。衆議不可不集。魏忠賢之餘論。崔呈秀之故智。不可奉之爲經。守之弗失。願維垣之熟計之也。疏入報可。海內傳頌。以爲名言。而起廢

之旨于是乎下。

鼎按楊素附璫爲之驅除善類不遺餘力及璫敗維垣度無以自免乃疏糾崔呈秀婪賄庇奸以蓋其跡遂儼然以正人自負而國是益淆自府君疏上公論始出於是臺省連章劾褫猶潛通中貴詔逐而後去

四月遷翰林侍讀奏毀三朝要典略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之三案鬬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必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蓋當事起議與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機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篪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與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歌功於假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慮遺鱗勢極盛而或憂翻局諸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乃翻卽紛囂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奄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宜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

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欲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僞譔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鑒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矯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鈔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一成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毀四。伏願敕下該部。立將要典□毀。開館纂修實錄。捐去成心。編摩信史。至一切妖言市語。如點將選佛諸謠。毋許妄行奏瀆。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于大道矣。書奏。閣票部館會議。意存兩可。上不慊。益聽朕獨斷行五字。及部館以焚毀奏覆。侍講孫之獬聞之。詣閣力爭。繼以痛哭。復疏言不可毀狀。天下傳以爲笑。言路相繼糾之。放免。尋定入逆案。

五月。上諭會儒臣于奉先殿前。焚要典。宣付史館。賜宴出。

鼎按奸黨變亂是非。非徒明編要典。亦復陰淆實錄。是時府君能知要典之繆。不能知實錄之譌。緣故事實錄進呈。則尊藏于皇史宬。副本儲文淵閣。又會官焚草于椒園。閟密特甚。故先疏未有一言及者。後七載。詞臣文公震孟。以承纂熹廟實錄。請光宗實錄較對。始知其繆。奏請改正。政府動以要典已焚。是非久辨爲解。竟持不改。夫要典焚而失實之實錄存。則焚猶不焚。二事實相首尾。故述顛末於後。　崇禎七年八月。文公請改光宗實錄疏曰。臣因纂修熹廟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廟實錄較對。見其間乖繆甚多。如先帝册立與梃擊紅丸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邪說。而陰和之。蓋天啓三年

七月。實錄進呈。則禮臣周炳謨等所纂修。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天啓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所進。今皇史宬所藏是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凡皇考二十七年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所痛心也。因摘其悖謬宜改正者五事以聞。疏上。留中四十五日。御平臺手文疏示輔臣。極論催請國本及三案主議之事改議之非。略謂立儲自關職分。何爲好事梃擊何等奇變。反云挺謀。紅丸據法執奏。甯爲失禮。烏程（溫體仁）巴縣（王應熊）力護之。動以要典已焚。自可垂信爲解。上以疏授閣票。閣擬抑揚軒輊。與上諭懸殊。而實錄卒不聽改。上亦未之奪也。時詞臣許公士柔亦有帝系不可略。詳考補牘二疏。大抵文爭其筆。許爭其削。俱以不必煩議報罷。府君亦于八虛疏中委婉納約。有曰、許士柔力闡先徽。倘終庋閣。惟恐世傳其說。而陛下永言垂則之義未彰。不報。時府君屢上章言事。蕭山來宗道謂曰。詞林故事。惟燕香啜茗。養望待遷耳。何事多言。府君曰。趙用賢徐中行。非詞林先輩乎。抑何矯矯。來不能答。時人謂之清客宰相。

充經筵展書官。□□□□□□□□□□□□□□誥敕撰文。府君每言文體惟視草爲難。宋之制詞。兼乎褒譏。其義則史。今之制辭。無譏有獎。媚于卿士。援筆欲下。失型是懼。必也戒勉浮于詡獎。君德冒乎臣功。庶幾近之。

府君嘗鋟視草之文名代言往事以爵爲序先綸閣顧以其人未稱乃類別之曰卹忠曰賜環曰功敍曰恩覃曰考績出乎其類必先卹忠所以陰制火城沙路使不得爭尊也

伯父侍御恩覃之制府君所草也時人以爲弟草兄制自曾子開韓持國之後與此鼎峙傳爲盛事云

二年己巳三十七歲　四月遷南京國子司業欲遵祖制積分而未果　先是北祭酒請復積分之制禮部覆言教成之日以經書後場課諸一日府君以爲此舉既求眞才非如月季小試可以窮其蘊而卷經御覽又非如春秋二闈可借手易書得以藏其拙請分爲前場後場前場必三書一經後場必一論二策分二日行之乃草疏副祭酒侯公恪上之然是時生徒寥寥又多貲入而府君席不暇煖未覩其益也

大母性畏舟車府君通籍後未嘗一就板輿及遷南雍乃迎養官舍舍左修廊疎牖俯瞰雙池爲施曲橋朱楯中通小舸放鶴則銜枝駢舞出入霄漢時奉慈顏以爲笑樂

嘗夢有僧謂誦經不如寫經大母因命寫經乃虔寫金剛經一部竟日而畢無一字率（錢存雲棲寺中見者以爲樂天復出後會稽姜孝廉公鉞又重鐫于其家）

三年庚午三十八歲　於池濱左栽菡萏右植芙蓉欲以承九月稱觴之懽春暮忽暈移右中允府君以席初未煖又將絕裾悵甚蓋後貲者樂南署之不聞烽火推移而前也于是奉大母歸里受親朋介壽

之章而後發。府君南雍首拔士。獲嶔于南闈四人。蔣鳴玉、萬壽祺、王寖大、張一如也。

四年辛未三十九歲。加俸一級。會試分闈詩一房。得士二十四人。首卷楊廷麟。江右名宿也。宦興擬元五日忽改第二。及發糊名。深悔之。故於試錄首程不錄元而錄楊以示悔。蓋創例也。館選詩一房獨盛。吳禎、楊廷麟、倪于義、王邵凡四人。（倪後授御史時同鄉章公正宸出爲給諫。府君歎其非公論。既而曰羽侯殊有骨性。置之言路亦爲朝廷得人慶。）詩二房分考爲文公安之闈卷。兩房互商。彼此師生亦舊例也。

府君偶過詩三房劉公漢儒。適有落卷在案。因策語觸時巳刷之矣。府君力持之。遂得入彀。又書四房黃公錦在闈患疾。屬府君代閱于落卷中拔得三卷。初皆不知何許人。既復半載。有進士李清及馬成名、沈延嘉者謁謝。自述則向所拔卷也。稱門下士。執禮甚恭。府君初不欲承。顧誼分不殊。卒亦受之。而劉黃二公之不隱人善。與三進士之不忘所自。具見於此矣。

分房例有房稿之選。蓋芸窗簡練之文也。府君選獨後出。然紙貴一時。又嘗自製十三篇。欲爲文字開山。擇門士最謙雅者一人當之。時會鼎在髫齔。承誡祕愼。故迄今不言姓名。

四月上憂旱。步禱南郊。羣臣從。

九月大凌圍久不解。上發帑賜劍。遣中官督戰。府君歎曰。此觀軍容之漸也。聖明自出。無奈。然外廷無人至此。豈不可羞可哭。

以南院冰天人所不取。欲藉遷迎養。言之政府。不得。

十月。武闈更端。遣官重試。內閣循資奏以詞林方公逢年爲主考。府君副之。先是主司爲詞林楊公世芳、劉公必達。監試者侍御余公文熾、馬公如蛟。有武舉末場曳白。外簾例揭通衢。武舉布韋語。欲傾監試。會下第者徐彥琦有絕力牢騷白試。中人撫以聞。上疑有私。收監試主考並繫獄。盡斥諸士更試之。至是上遣中貴六人。偕勳楓大臣監視前場。去取技勇。府君慮末場亦然。抗疏以待。然不果遣。乃止。韋語者粗有技勇。論止兩行。外簾不敢復揭。且以號達內簾。期必得。及榜發。韋語者竟無名。中官所屬意標識者十餘人。皆落榜。知貢舉及監試咸危之。顧事不可易。惟爭首榜首名張景星。不宜復在進呈之列。府君力持。得無動。撤棘後。在事者皆惴惴。府君獨坦然。已而上以新榜第三名王來聘爲一甲一名。以首名爲二名。以八十九名爲三名。餘如原榜。事遂定。逾月。草疏抶四蠹臣。欲與方公連章。方懼益四公之累。府君乃獨奏上。雖不從。亦無譴責云。

按是時上特重武榜。親定甲第。臨軒臚唱。悉如文儀。自是遂爲典例。鼎元王來聘、初授遊擊。逾年遷副總兵。先登擊賊戰死。不負科名特典云。

五年壬申。四十歲。

五月。上賜麥餅宴。元制名不落夾亦不恆舉。世宗以其不典。改名麥餅。至是再行。府君有詩二章紀盛。

其云百二十年如待今者指此。

八月再乞歸省。閣票下吏部。故事下部無不覆放者。上忽傳改票。竟復留。蓋上鑒知久矣。而府君滋鬱伊。九月三乞歸省。方草疏。所知多尼之。或言上眷不可拂。或言屢瀆必怒。府君歎曰、小臣何眷之有。求退有何可怒。章遂三上。有旨在任調理。閏十一月。請讓官黃公道周。召還劉公宗周。略謂右中允黃道周學行雙至。至清嫉俗。與深經史。洞精時宜。陛下試假筆札。自可倚馬萬言。此誠天下奇才。天爲陛下生此一人。仰佐天章。非偶然也。且道周以抉罪輔錢龍錫忤旨降調。未幾而其言卒行。是陛下之知道周久矣。華亭錢公之下獄。蘇寧人攖之。謂袁崇煥之斬帥主款。謀出龍錫。故論斬。黃公上言。將謂殺一代之開府有幾輔。而囹圄憤盈。孤臣駢首於是降級。五月京師大旱。上步禱南郊。還宮。釋華亭于獄。遣戍寧海衛。是夕大雨。臣謂陛下今日用人。惟當取其伉直有氣者。閒者中使四出。驕凌庶司。臣懼天下士大夫之氣。化爲繞柔。陛下奈何式怒蛙而重摧折之乎。臣自量庸劣。遠遜道周。陛下幸聽臣言。還道周原官。而出臣於外。猶棄礦砆得良玉也。又言原順天府尹劉宗周。清恬鯁介。正類道周。而亦以骯髒投閒。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安望有爲。陛下奮其忠能者乎。此皆諸臣之過。非咮則忌。不以入告耳。不納。

按是時府君以所陳未聽。思補牘。嘗貽季父書曰、讓官石齋之疏。係吾一年積衷。非汎常推轂。如不見聽。卽當以失實處分。李邕因孔璋滅死。禹錫與宗元換郡。此皆誠至語激。立取回天。如其不然。魏

其曰終不令灌夫獨死則亦蒙誅尹洙曰臣義不當苟免則亦得貶未有不卑不白出此悠悠七里之霧布於綸扉而欲求天下之治平烏可得乎今上不聽不譴方擬補牘會徐翰簡九一并繼起有讜論先獲臣心之疏中間見推及吾恐上疑朋黨故止不上

四乞歸省　初政府以府君人望欲牢籠之言去輒留藉客致殷勤嗤以美遷府君謝之退曰吾平生不愛熱官不喜居要人牢籠之內既不能鴻鵠舉其可與蜜蝨狎乎今石齋九一已去而吾獨留享寵榮有靦面目詩其謂我哉由是引退益力

六年癸酉四十一歲稍遷左諭德充日講官故故事講章撰自講官衷于內閣閣有去取講官依違而已至是府君初值講派彼奪其民時三節啓沃云因考成而吏急催科則非省刑以兵荒死徒而賦額如初則非薄斂烏程以太長發刪既以不渾成命改府君持不可中書往復數四乃謂之曰啓沃自講官事此後不渾成更有甚于此者設有進規中堂之言中堂亦命改乎必欲改者惟有自陳求罷耳烏程以上意方屬府君不即勦論然疾之彌甚（先二年羅公喻義講章侵政府烏程劾其正少規多非經筵體下部議部覆聖聰天縱而喻義嘵嘵多言處以閒住天下笑之事與此類）

府君在講筵占對詳明上無不前席傾聽一日直箴政府上怫然以手麾書卬首上視府君徐申正義音響琅然頃之上稍頫就案卒霽容受焉

承纂神廟實錄告竣。因請省親。以新補講員、不許。
時以起用廢籍諸臣。冢宰會朝士舉鄉里人材。府君當以建言爲第一義。餘以次及。事亦竟寢。
力辭典試南北正副主考。需詞臣四員。府君資最後。應南副。而前輩之應北正者。樂改南。睦于烏程。遂
案例授之。府君謂是將浼我。乃力辭南副。幷辭北副。俱不就。及南榜出。物論沸騰。臺省交章奏劾。以烏
程故。得薄譴。遂疑彈章出府君意。而日與徒黨伺之矣。（墜乘頗有載者。故不詳著。）
既而府君見闈牘多庸謏。喟然歎曰。閱南卷。使人氣失。此非遵功令過也。正是悖功令耳。不見明旨云。
期取古雅典正貫穿經史通達治體十二字乎。本求奇士。豈爲庸人設耶。文運正啓。忽爾摧墮。悔吾不
承此役。遂使儒書坑焚。張橫渠曰、使文章無權。吾等之責也。甯當不自咎罰。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二

崇禎七年甲戌。四十二歲。遷右庶子。掌坊事。十一月五乞歸省。不許。再疏。又不許。

指陳時政得失。制實制虛各八。略曰。制實者。關時急切。不可失之一瞬。最急莫如離插交。插既他附。勢必內侵。宜乘初合。離交伐謀。豈當撫足拱胸。坐承禍患。按插漢大酋虎墩兔憨元小王子之後也。萬歷中王象乾總督薊遼。撫馭有方。得其心。邊陲宴然。崇禎元年。上命袁崇煥督師寧錦。東禦奏舉。象乾總督宣大。以待插使。無西顧。王自信往績。持撫議。沿踵馬市。以羈縻之。然是時王既盡期而議者又急于見功。變而言戰。於是二策皆絀。不半歲。插內犯。闌入大同。此不能用閒所致也。二曰繕京邑。畿縣土墉庳薄。可超而越。敵苟因糧于此。何以堅壁清壘。悉宜增繕。奪其久持。如玉田三河豐潤平谷諸縣。三曰優守兵。頃者宣大之役。戰士無功。嬰城自固。守兵著勳。今無功者餉厚而賞行。著勳者廩薄而無賞。懼生偶語。宜有調劑。四曰靖降部。徙戎之論。昔人所持。今散口零衆。非魏晉比。為釁端已見。終善為難。要俾蕃漢無猜。庶杜突厥九成之變。按裔丁酋為失策。然府君猶恐蕃漢猜嫌。變生倉卒。後崇禎十三年。顧募入京營。將妻子殆萬人。廩給豐贍。漸驕肆為民患。十四年。分發數千人于宣大。復譁噪提督總兵張福臻誘殺之京營裔丁聞之洶洶欲為亂。上丙夜手詔。兵部授方略。翌日次第遣發。安插延綏。以原營總兵王定等將之。給賜甚厚。苟幸無事。曾不得隻輓半拳之用。坐糜厚糈。肉食之鄙。如此及思府君言。晚矣。五曰益寇餉。寇蔓秦晉。呼庚待輦。何不即以兩省之賦。還供其地之糧。小費必有大省。近饋逸于遙解。六曰儲邊才。邊才難遇。練習斯才。請凡邊方職任。自守令上至司道。皆以三年為限。能見即遷本職節鉞。重任亦取諸此。庶邊吏以軍旅為家。

功能日出七曰奠輦轂漢徙富民實京蓋爲衆貧有賴今車戶流商傾家蕩本市井無藉告密畋漁富者皆貧人無固志宜酌甦商之策塞告密之門車戶詳後東廠中官因緝訪非常而羅織閭巷八曰嚴教育祕館辟雍所以儲才今教習乖方更弦更急經史典故祖憲時宜加之誦考設爲處分以窮致其才深微其意疏奏詢用閒實著議教習事宜餘報聞

制虛略曰虛者本諸理道治以精神一舉而包數功一時爲之而有數十年之利最大莫如正根本治之根本惟在綵綸政府誠能引辜懷恥秉忠絕欺恩怨去懷好惡循性無以意見譬獨立之士無以聲顏拒來告之人則才識自生勛猷自著政府指首揆烏程其次曰伸公議吏部侍郎張捷無端保奸致激羣論非徒邪正之關實亦安危攸繫蓋彼死灰計竭惟幸家國多凶所以向者盛傳句敔之謀已而卽有邊才之薦將見金錢靡至宜密遏萌先是八月上御平臺命大僚各舉第一等才品司銓政科道糾所舉不當者張捷舉呂純如上曰純如名在逆案奏何舉之捷力辨其誣上目科道諸臣曰云何於是盧公兆龍孫公得暘蔣公光宸韓公一光楊公繩武並奏純如列名逆案又實無才不可用捷猶呶呶不已上手麾之始退明日從烏程藴以謝陞爲吏部尚書純如之薦也烏程巴縣實主之而發端于捷不虞上之堅持也已而吳給事淑秦兌章劾王應熊張捷黨謀翻案俱不問捷亦厭疏乞休以奧援並邀溫旨故府君復上書言之不省會四川巡按御史劉公宗祥回道考核捷恨請託不行鈐制內璽擬加重譴劉以手書上聞上怒下捷部獄論配三曰宣義問詞臣許士柔力闡先徽不宜久閉卽前文許爭實錄事憲臣王志道抗爭內遣匪可終沈初上以太監王坤監視宣府朝士多論劾之坤遂抗疏以修撰陳于泰發端謂其盜竊名比曙周延儒副都御史王公志道疏糾內臣越職輔臣失職謂內臣論劾漸廣內則科道六曹外則方面督撫又內則勳戚今則糾輔臣矣駸駸乎口銜天憲手握朝綱而輔臣不問焉用彼相哉上怒以爲私諸僚要朝廷命削籍去未

幾周罷歸亦四曰一條教卓異本求循茂而厲以考成將撫按不能治貪殘崇禎四年十二月考選科道事竣更核前任錢糧登降于是給事熊開元御史鄭友元俱以完不及格謫調以戶部尚書舉自嚴失糾下獄自是考選必先劾財賦不問撫字而胥吏得以操官評矣例轉本處庸凡其名曰優陞將公論不得問權折會推既資羣議而所禁乃在把持則盈庭之語默無主館員既重官評而敷試仍以文字則閑部之取舍難憑崇禎六年著令科道不專取考選館員須先歷知推於是甲戌科遂停選庶吉士盍求畫一以定章程五曰慮久遠弊必原其自始法當慮其所終故循事始觀之則兵譁必繇於將劣民亂必繇於紳豪武綳必繇于文尊宗辱必繇于官玩爲要終之論則劣將易制而譁兵難制初甘肅兵變戕殺巡撫畢自肅自是脫巾上必重譴督撫故府君以爲言及後九年甯夏巡撫王揖方閻武戶部頒犒軍錢至軍士競前求散揖故遲之軍遂鼓譟稱亂砍揖仆死卒符所料豪紳易制而亂民難制文吏易制而武臣難制有司易制而宗潢難制時周府莊陽王與許州貢生蘇輔宸爭田莊陽家奴擒歐輔宸族人蘇生垂斃諸生不平詣諸直指盧經督學胡溎萊陽率八王子飛石橫梃擊諸生自裂衣冠膚愬周王據單辭入告上方篤親親意萊陽實被辱遣王子橫梃擊諸生自裂衣冠膚愬周緹騎收經溎輔宸俱下錦衣獄蘇生竟斃獄中抑揚操縱宜有權衡六曰昭激勸自劉之綸以庶常片語而佐樞叱馭嬰凶崇禎二年城下之戰督師袁崇煥以疑繫獄總兵祖大壽東還滿桂舉軍陷歿于是庶吉士劉之綸金聲俱上書請纓自效上卽擢之綸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改金聲爲御史監其軍三年二月之綸帥師至遵化前軍敗衂招降不屈力戰而死金聲尋請終養至是府君請卽之綸不省及十七年正月上念聲舊勞起翰林院修撰復追卽之綸蓋出特恩而天步已蹙矣王來聘以武第踰年而秉鑪先登遇害王事見前官地未考法應殊卽顧反寥寥請宏斯義駿骨可功七曰勵名節在位無才皆因骨柔節墮昔人求將略于犯顏敢諫誠以斧鉞之與鋒鏑爲畏無殊摩厲之術必握其原八曰明覈馭督撫封疆大吏全資威重彈壓臨戎小有過差不當嚮呵沮氣所言皆先見洞微

閣擬多係奉旨不必繼陳

回奏用間之術　略曰插之他附其情出于畏死救亡雖蘇張復生烏能離破惟失賞于我不能弛心于六十餘萬金錢可以設計招徠餌此疑彼成則坐渙其羣露則相猜自賊要在邊臣相機制變非廟堂所得授謀乃今之用間堂堂正正走一介之使以招麻鮑是乃正告非間何以伐謀　末又言監視中官之設非可久恃今邊臣歸命軍容陰藉逃罰陽謂吾不自繇此臣所甚歎陛下但專責邊臣而信必于後歎玩自破又何苦以近習試鋒鏑適予邊人以徑哉始陛下謂行之有緒即撤今行之無緒益宜撤奏上閣票詬詰交至上發改票執如初上抹去親批這所奏知道了兵部知道十一字烏程見上所改抹默然變色忌之益深矣自四年十月命太監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自是衛命相望王坤往宣府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王應朝往關寧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韶西協各監軍十一月命吳直監視登萊兵餉監視閻思印遍勅供應汾陽知縣費甲鏸至投井死府君所論指此輩也上雖未從固心識之明年遂撤諸鎮監視然未幾以邊警內員復出大同巡撫奏舊金事劉鼐鼎上以鼐鼎貪污命同監視會糾收繫論戍白是中官遂操吏治權愈重而庸才匪人益藉以掩過邊東敗壞此其一端也

十二月疏駁張少宰　捷執言反向府君還駁之又多侵譏政府上兩不問

回奏考選議稿　略曰頃夏秋間吏禮二部方奉旨會議館員考選事宜紛然未決臣於客座偶據牘見舊冢臣李長庚聞而問盲因具揭公投謹將原稿錄呈如左考選創制聖明盛心會議未定實有難焉蓋以上意所崇在于治行而宏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欲歸之政府而內閣既不欲侵主爵之權若云

責在司銓而官職豈應不關綸扉之議且法既尊治則吏部所據實殿最而上者遂是定評即考試可不設考必以文倘內閣所糊名高下其閒者稍頗輿論將功令之謂何正使閣部同堂而咨必致彼此牽制欲求文治相準保無長短差池又以科道退處遺珠聲華疑削詞林太離翰墨名實已乖若此者所謂難也如愚之見請於吏部先以治行考定科道部司等員其於科道但擬懸銜部司照常詮次具題得旨則以所定科道人數送閣考選館員自部司而下不得參預凡與試者悉爲治行之尤在內閣即可一意衡文不必分心采望其高下名次其文爲定而授官編簡仍準官評如原議給事者則授編修原擬御史者則授簡討如此則閣自歸閣部自歸部治行自治行文章自文章可以按圖衆察可以糊名暗摸拔科道之尤爲館員既可尊文學于政事之上定編簡之次以部議仍是升器識于文藝之先則事無不順而行亦可久臣所議考選法如此未嘗品題人物而冢臣亦全不舉行是臣言僅比芻蕘安所得把持劫制乎報聞駁奏固不須詳載今以考法甚善雖當年未行亦備列之

八年乙亥四十三歲寇禍陳言是年正月賊陷鳳陽焚皇陵享殿放高牆罪宗執知府顏容暄杖殺之留守朱國相指揮包文達皆戰歿故府君忼慨借箸以爲寇禍非常國家大辱此誠陛下臥薪嘗膽之時諸臣嚼齒透拳之日也今人心所在思亂賊踞南北之衝本謀不立他變或生願陛下立下罪己之詔痛切搶讓布告天下禹湯罪己其興勃焉興元一詔悍將感泣事固有空言而勝十萬師者然固非

空言也。因是以廣宣德意。除民疾苦。蠲崇禎七年以前之逋負。寬繁瘠州縣之考成。改折雜解官代輸將。於下誠益。于上無損。非徒無損。且得贏焉。又今發幣而遠追數十年之事。扳賦而遠及數千里之人。蔓引波翻。冤號載路。去此數端。人必感奮。今潢池之亂。本繇饑寒愁苦。卽應以拯饑寒解愁苦之法爲韜鈐戰權。及今不圖。日蔓一日。必至無地非兵。無民非賊。陛下亦安得執空版而問諸燐焚之區哉。辭甚切直。上嘉納。下部酌行。已而戶部條例款項。稟成政府。特拂抑之。僅以名應。府君聞之。揭致戶部曰。頃職爲民請命。謬陳數事。荷聖明一一下部。度貴部自有權衡。乃竊聞外議。以貴部于此。尙且悠悠。冀以小寒而已。職以爲惑。竊意此番發詔。自繇聖上以永懷之至痛。爲戡定之上謀。非尋常典則循例朋恩之比。如其行之不能實脫湯火。聽之不能隕涕投戈者。不如其已。謹將小疏所陳。逐一開列。以竭區區。如左。（諸內諸疏止載略。右揭獨詳者。以疏爲世所共見。揭未之布也。）

一款。請自崇禎七年以前一應逋負。悉與蠲除。

右件七年既稱現征。四年以前已經屢詔蠲除。今所議蠲者止五六兩年耳。以兩年小寒。尙恐未必歡呼。今聞議只蠲五年。將無黃葉之止兒啼乎。

一款。有司考成。亦務少寬。繁瘠之鄉。量以九分爲率。

右件今天下疲瘠州縣。實亦未必能完十分。亦屢蒙貴部軫恤。不必今日始言。今所當郵。在加意繁

鄉耳就如松江一郡輸糧若干萬郡守四品之官至降二十八級將何底止凡如此等悉宜少寬什一是繁瘠二字所當並議今聞議瘠而遺繁未爲圓滿也

一款東南本邑雜解擾累無紀今除上供軍需萬難更議者姑仍舊貫其諸一切苟非至急如絹布絲棉顏料漆油之類悉可改從折色官代輸將

右件上供如袍段軍需如弓張竹箭之類獨此兩項嚮難議更其如餘絲綿布帛顏料漆材油蠟魚膠鉛錫銅鐵水銀茶椒等項本非急需又可召買宜自今始悉從折色決策爲之其便有六凡物估一兩者民間必倍費至于二兩今議每估一兩外加四錢另加鋪墊二錢其他增減不同悉以此例爲率則是在官常得四錢之贏在民常得四錢之縮公私兩利便一也凡貨材之外至者意在取盈不能精良以致駁換往返非惟物力坐困亦且時日久稽今斂銀入官官自買購徵材必當需用之時致物祗充所用之數因便得良以少得精不至浮濫便二也貨物積之內庫日就耗損積錙千年豈得無用猝有急需又可通那便三也四方商賈占望緩急京師所需物必輻輳便四也官自爲市國帑之財時與民間流通京師亦有潤色便五也以折色而入者亦可折色而出如黃絹本爲撫裔而絹或不敷即以折色與之度更忻然便六也故爲折色之議者乃百年不易之策今欲僅以五年前通議折似乎愚民矣本色之所以有拖欠者以其駁換往復年復一年以至于此究竟民力止辦

一年未嘗幷三年之需。今若現徵本色如故。而虛議舊逋從折。以明德意。非惟愚民將無罔上乎。大都貴部所慮者。惟十庫中貴耳。今聖上焦勞主辱臣死。豈無賢者。應有同心。貴部豈當以此。遂懷躑躅耶。

一款請發弊止推現前。忽窮久遠。追贓止嚴本犯。勿聽扳牽。

右件贓犯扳牽。曾經貴部奉旨禁戢。而海內沸騷未已者。蓋緣變產之說。仍是扳贓也。凡奸犯所供之產。多是他人之產。一或不察。行下照追。郡縣火差。勢同捕反。在本犯方居此爲奇。挾欺致富。而無辜之人。家命俱喪者有之。或云同爨之人。例應賠認。不知贓犯供扳之時。孰辨其是否同爨。卽郡縣追呼之時。曾不言事止代認。於是有以非同爨爲同爨。何從分辨。何從聲訴。卽辨明訴理。而家已蕩然。皮骨俱盡矣。今請嚴垂永禁。凡贓犯口供產業。不得遽認爲眞。先行本縣。毋出牌拘。但大張告示。開明月日緣由。及所供產號地界。與夫同爨姓名。旬日之內。如果虛誣。必有來辨者。因而查其眞確。據實報部。俟部再行下。然後行追。庶免冤扳。可無擾沸矣。若夫贓非重大。事經久遠。卽同爨之親。免行波累。常此人心思亂之時。非同熙攘擾衢之日。若猶拘拘。何事可以見德乎。

於是遷延近期。纔頒赦詔。冬十月上避居武英殿。減膳徹樂。布袍視事。命臣工共加修省。而閣擬無威。發將士之絲綸。部款不大去閭閻之疾苦。時禮部侍郎陳公子壯。陳蠲租清獄宥罪使過省工束兵豁

贓恤宗改折寬驛旌敍事例十二事雖奉溫旨亦俱貌應有君無臣何以致興元建炎之效哉

按鳳陽之變非寇也商民苦守備太監楊澤之貪殘憤而揭竿句賊于潁攻陷鳳陽故前疏德綏爲勝著而無如當軸之貌貌也

再按陵變之後上命科臣林正亨周視寶城察方中封處自常奏外有密聞爲圖以獻而傳者動以獲穴爲解蓋其中有不可問者矣

四月六乞歸省

五月七乞歸省

六月二十八日上以枚卜召翰林自尚書以至編脩及九卿堂上官將試以票擬時府君引疾求歸尚在杜門政府香山何公吾騶兩使至謂上意久屬機不可失卽命召無假蹇理文公震孟方病因註籍亦手書勸駕府君靜籌久之歎然而起曰諸君誠愛我但事固不然吾日日求歸言言終養今聞枚卜遂爾突出將何以對明發友生及其衾影乎況枚卜大典自應碓稽品望博采輿評豈如科場考選可一試而得出必不得得亦不光遂堅臥不赴其日應召者七十餘人各給一牘使平章之越三日御札下吏部令以禮部尚書姜公逢元等七人履歷進文公與焉及宣麻惟文公入閣辦事蓋不試而得之而六公與試者皆不與繇是文公益歎服謂同年曰鴻寶每事高我一籌早我一著

八月遷國子祭酒。先時撤講。既不聽歸。內閣循資擬推府君少詹事管玉牒日講如故。具牘將上。府君聞之。詣閣力辭。以爲求歸四載。若復留講筵。母子相見何日。必不得去。且圖南以便版輿。願以少詹讓南祭酒方書田而身承其乏。則具有斑衣之樂。無躐等之嫌。首揆烏程謂講官南徙。將無屈抑。若以詹銜掌南院。猶或庶幾。府君謂得南已幸。何敢望詹銜。祭酒自榮。無庸領院也。首揆爲之首肯。已而被論下直。旬日。嘉善錢公士升。香山何公吾騶。又欲留府君。以詹事掌北院。府君以爲若爾。非惟大拂初心。亦且紊資越級。上書縷縷千言。二公乃止。仍申首揆南雍之說。而首揆意屬後資。事遂中變。府君爲扼腕累日。歎曰。吾初只求歸。非敢求南。以南亦官也。所以言南。借爲歸計耳。乃何以退難于進。出難于入。吾一生升沈。總不結得政府緣。向官中允三年。宜與以爲已驟。不肯逐隊推陞。今官庶子半年。烏程以爲已深。不聽借途歸省。去年作南祭酒。亦不爲躐越。而過抑方書田（逢年資在先公前）以壓我。今年作南祭酒。亦不爲屈抑。而謬昂我。不使壓後資。（失其姓字）何政府之扼我如是哉。憤極只得一笑。（所載殊覼縷。聊以見府君難進易退之一端。）府君經營南席者十旬。而竟領北司成云。

九月奏陳造士規條。府君初以歸省不得。怏怏。既思樹人大計。事在辟雍。期不負吾君。不負所學。實在于此。于是慨然以教育英才爲已任。時太學積弛。生徒率以貨人。不足敷教。而天下新拔貢選。需明年鱗集闕下。然後分入兩雍肄業。府君乃先加小刷。而以更紘之大預條八議。一曰分合流品。以貢選

爲正流援納爲閏流貢選主于教成援納惟依限撥所謂分也遴援納之英奇進同貢選黜不率之貢選退處閏流及夫季考科試則兩流萃聚更不分殊所謂合也鼓之舞之其在分合之際乎一議審定教法教習貢選一遵祖制自廣業堂遞升至率性則與積分孟月試經義仲月試論詔誥表季月試經史策判參文與理文理俱優者予一分理優文遜者半分歲內積至八分爲及格得撥歷出身不及格者仍在監讀書所教自德行經術文章而外必與讀經濟之書求天下之事兵農水利分科取精律歷技射以時開及其援納一輩考分三等上者遴拔請旨同貢選一體積分其次中人之資亦教以貢選之教惟不輕改流以滋倖竇不程分數以妨撥期其又次者使講讀律令稍通治民大義不致面牆一議愼選六堂師表得人則百度不勞而成請令吏部博訪名儒罔拘科貢一等品端學正動成楷模等博物多聞叩之不竭一等老成拘方望而可畏一等慷慨特達氣足厲人皆有範法可以造材稱職必與久任久任必與優擢助教以下得與博士一同考選一議崇尚經學海內郡邑諸生有通三經以上者有司考驗得實即時通詳撫按督學起送到部奏請廷試發雍肄業一議申闡文體陛下所禁者詭怪謬悠之說意本求奇今過畏功令者以庸爲正苟幸無過亦豈眞能無過乎五經平正之歸從無凡語請令中外衡文之司苟求崇體必無抑才一議分別選格往例貢選職銜由吏部考試而定今既以積分教成而取選又豈得分教等選格爲兩事自後積分出身即從國學教等分別上等優選次等

本選三等下選。所授職銜。非必過溢其分。惟變吏部一日倉皇之試。爲太學歲月漸摩之功。較爲責實。初不侵官。一議召試簡授。高皇帝欽定規條。于出身一款。有才學超越者。取自上裁。又常親召試授翰林科道部曹方面者。不可勝數。今教法盡復。而此典不行。則士不勸。請于三等之外。特疏奏聞。陛下召入親試之。有當卽破格擢授。每舉卽不多收。但得一二。而多士之精神自奮。一議清楚歷事。視制積分及格。卽撥各衙門歷事。蓋欲其練習政務。卽進士觀政之意。今乃使供謄寫猥差。或輸寫值失奏。宜令諸司設法磨練。考其勤惰。俱奉俞旨下部。

又陳雍務六事。一國學傾圮。亟應繕修。一勳貴子弟。到監習讀。一養士錢糧。開申明白。一例生吝撥。設法防詐。一監生訐訟。所司移文知會。一監地窆曠。屬員遵制巡防。

十月。遵旨率屬捐助陵工。時御史詹爾選極言捐助苟且之政。收繫論罪。關寗太監高起潛又請捐俸市馬劉公宗周上言。一歲之閒。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毋乃沾沾有是心。惟皇上罷得已之役。節省愛養。何事厝厝以利爲言乎。尋亦罷歸。以陵寢震驚。奉詔省愆。因言今之人情。率有四遁。曰縮朒多畏。曰揣摩善窺。曰畫畔自了。曰悠忽坐廢。循此四者。誤國有餘。又爲嘉告之言曰。尊謀所以用寡。益賞所以治怯。練兵所以減餽。儲才所以省官。使天下之心。舉出于赴功。不出于捄過。天下之智。悉注于實事。不注于空言。兵且卽銷。賊于何有。優詔答之。

九年丙子。四十四歲。正月。奏候聖恩。以醫喻政。

二月請頒諭激勵生徒　時禮部覆議積分斷以是年五月初旬選貢入監之日爲始（時已詔下直省會提學官以鄉試格式試諸生監臨分考謄錄彌封）府君思造士不難于施設科條難于激發志氣祖制曠廢二百餘年一旦修舉人將以爲申飭故事此非宸翰研劄何繇感奮閣票不之許

定齒胄禮　釋奠太學六堂與勳胄爭長六堂曰吾師也勳胄弟子也弟不先師應長六堂勳胄曰吾師司成不師六堂非生徒比應長勳胄議未決折衷府君府君曰六堂非勳胄師然固爲生徒師道惟尊不尊不可後勳胄即未可儗襲封之極品然固有秩視千戶之五品朝廟尚爵亦不可後宜兩全之乃身率勳胄奠啓聖祠而令六堂從司業後陪祭先師爭者皆服（故事釋奠先師遣閣臣行禮翰林分獻南雍則祭酒行禮而司業陪祀焉）

時上重春秋之學府君日與生徒講論不沾沾傳注而引據井然號春秋問答（書逸）

以絳州選貢辛全通五經有孝行出家儲十三經二十一史授之載之兼輛生徒莫不鼓勵思奮尋又因保舉守令之例從而薦之

以本監屬員李克昌等十餘人博洽端方可與造士俸已及瓜時當遷轉咨呈吏部仍留本監充六堂之用

三月恥罹猥薦求罷　黃安諸生鄒黃妄行薦舉中及府君疏言以臣不肖而言者譽之臣非甚不肖

而言者以毀之道譽之。故諸臣恥之。臣亦恥之。而更有憂陛下求言若渴。本期宣燭幽隱。而宵人遂以干進。至敢薄孔孟爲糠粃。網羅紳爲桃李。一月未久。蠭涌波騰。誠宜亟垂厲禁。以大謀付之廷議。以清議還之士大夫。以條事歸之通政。而重其封駁之權。以訟寃屬之登聞。而嚴其反坐之令。庶幾幽隱仍通。紀綱不墮。報有旨。時武舉陳啓新。以一言投契。立致清華。而諸生鄒黃。遂妄加月旦。未幾。而武生李璣至欲搜括巨室。嘉善駁之。反爲烏程所擠。橫議之患。其流日甚。此府君之所爲憂也。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三

崇禎九年夏四月勳臣劉孔昭疏訐府君罷歸。烏程衡府君侵議。每思所以中之。以雅負時望。遷延未果。及領司成。官四品例與廷推枚卜。（府君前乞疏臣自明骨相以五品爲登鼎盖謂此）窺上意頗嚮搆益急。顧言路無可喻意。會誠意伯劉孔昭覬戎政。遂以嗤之出袖中彈文。使越職訐奏府君冒封詔。下吏部議覆。於是同里朝士尚書姜公逢元侍郎王公業浩劉公宗周等。及從父御史公揭辨分合之故。府君亦上章自理。烏程意沮。及吏部覆行撫按覆奏。烏程慮勘報之得實也。卽擬旨登科錄二氏並載。朦溷顯然。何待行勘。於是部議冠帶閒住。烏程票革職。上從部議而封典如故。已而誠意戎政之謀泄。勳貴惡之。暴其事於朝堂。乃不果行。尋爲特設武操江以酬之。（蛾附者尚有人。麾見蠅乘驥茲不及）

詔于七月朔下。是日日食。有山人黃太和臆言於衆曰。倪先生此一處分。在實錄最可觀。七月朔日有食之。國子監祭酒倪某罷。居庸失守。或以告府君。笑謝曰。此言似佞而不厭也。所知以去位弔者。對曰。六年陟岵。七疏陳情。非荷人言。何緣子舍。今罷休已慰素心。章服尚嫌斑綵。知者宜賀。何以弔爲。

九月朔。登車南返。

舟中作兒易。初以易不可爲典要。偶取爻象之變化。以資發揮。後遂覃思著作。書成。號曰兒易。自敍曰。

漢人說易。舌本彊橛。似兒強解事者。宋人梳剔求通。遂成學究。學不如兒。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又曰。子雲太元。童烏共之。童烏者。子雲九歲兒也。蓋自謙不敢當註易之名。及門以古文兒倪通用。遂以姓稱倪易。失府君指矣。詳見後。

十二月。舟將抵省。馳使白太夫人。會欲禮佛雲棲。府君乃輕舸渡固陵。迎抵會城。瞻諸名藍。因以卒歲。

十年丁丑。四十五歲。二月。奉太夫人歸里。

五月。治宅城南之羅紋。川疇交錯。其紋如羅。府君性好山水。不樂廣厦。以城南雅僻。有綠疇碧水。舉目南山。故卜築于此。十二月。規模略成。遂入居焉。

十一年戊寅。四十六歲。

製二舟。小者淺檻疎簾。往來城曲。手額芥爲之三字。廣者簟廬竹榻。探問湖山。中榜鋤水。外揭倪家船。有說見後。與至輒召賓。故縱其所如。日暮則樸被舟中。見者知爲府君。有李郭仙舟之慕。

每遇月夕。輒留連庭除。倦或倚石小眠。復起歎曰。一年幾回月。有月幾回明。意氣閒遠。悠然莫及。

太學生涂君仲吉。謁府君。遂定交。先是黃公道周。數直言。及奪情相武陵。又言不宜破非常之格。奉不祥之人。上積怒廷杖收繫。涂抗章論救。幷杖。俱論遣詣戍。便道過謁府君。連留旬日乃去。

已而黃公被放。亦渡江而東。其門士陳公子龍。司理越州。並盤桓於府君之廬。時人以爲德星聚云。陳懿

亦盡節

十二年己卯．四十七歲．杜門却掃．屏謝人事．車馬不及公門．里中吉凶．重弔而輕賀．

斟酌古今．定家廟時祭合享之禮．

十三年庚辰．四十八歲．著兒易成．分內外二儀．外儀發揮微義．雖因實創．內儀特標元解．不離經內之義．又分之以兩編者．以本諸大象．如豫以作樂崇德．全卦皆歸樂．革以治歷明時．全卦皆歸歷．尊仲尼以兼三聖．俾程朱不得不俛首之者．等于易林六十四卦．從而重之．卦占一辭．取易所固有．而箋釋以通之．使焦京無所擅繇象．（著易處在宅左鑵妙樓．樓畤水上．前通蓮沼．左有土山．以其小也．亦稱兒山云．）

兒易既成．海內問奇者．如市．德清胡公庭、生徐公倬、三吳葉公培恕、江右劉公勃、戴公國士、甬東馮公家楨、上虞徐公復儀．皆連袂橫經．問難往復．館於兒山累月．乃去．府君亦時爲設具啓發之．猶記與陳子誠怦一扎云．適葉行可（即培恕字）徐方虎（即倬字）過小樓．留之五簋．屈兄過從．與作款曲．並可談易．正是文字飲也．行可注毛詩．至秦風．乃以焚香搦管．登之白簡云．昨以束帛登龍．願輟稿附大注梓行．席間庶可面商耳．

十四年辛巳．四十九歲．三吳兩浙大饑．時荒政久弛．公鮮宿儲．米廩將罄．米價日騰．當事者通糴未至．城市不逞者．聚千餘人．剽富家米．日再告．長吏患之．造廬請策．府君曰．折亂在萌．療饑宜速．道止此耳．

太守寬仁不能決。郡司馬繼至。府君具以告守者告之。司馬以爲權在太守。府君折之曰。君職司捕遏亂。固君責也。今攘臂者無械具。無計畫。抑之甚易。失茲不治。他日亂成。君欲諉責得乎。第須明示賑期。以定民志耳。司馬乃械繫數輩。戮頭于市。浹日而舍之。亂者皆慴伏。於是府君以爲亂雖粗定。賑宜近捷。欲求近捷。必先大戶。（豪紳民言）然而富者多吝。貧者習驕。務使大戶捐米。而藉捍衛于貧民。貧民效力。而令素餐于大戶。貧富相資。困廩自出。乃請郡守下令。且代之草曰。照得今日捄荒定亂之法。惟有三言。曰坊各養坊。坊各護坊。坊各戢坊而已。坊各養坊者。計附郭兩縣三十九坊。各以本坊之大戶。給賑本坊之窮民。窮民不得食。責在本坊之大戶。聽貧民公呈告府。以憑督催。坊各護坊者。各以本坊之窮民。守護本坊之大戶。大戶或被搶失。責在本坊之窮民。聽大戶公呈到府。以憑懲究。坊各戢坊者。各以本坊之鄉約紀甲。禁戢本坊之窮民。窮民有出各坊鬨搶。責在本坊之鄉約總甲。聽大戶公呈到府。以憑罰治。令下之後。限各坊鄉約總甲。於三日內報成。至于通糴之謀。責在本府。自當竭力設法。應期接濟。其倉穀之現貯。及糴米之繼至者。俱候臨期出示分給各坊。自行給散。事完繳報。若夫亂民搶攘。此後惟有軍法從事。令在必行。通諭知悉。（又謂當事曰。饑民呈至。宜先令約總察報。察報得實。即令約總率饑戶。能言者數人。赴富戶處婉切哀求。不許喧嚷。其在鄉紳。亦不妨封送原呈。或賜一帖。賜一顧。以媿趣之也。其有一二窮坊。無大戶可恃者。宜行兩縣察明。官爲幫貼。則令無不行。澤無不暨矣。）繇是民心大定。而富戶亦鮮有頑拒者。

於是又廣致粟之路曰平糴糴本出于官或出于商各就温台稔鄉糴賤至則依時值扣本歸官商便其循環繼糴餘米減價而糶凡饑分三等上饑給粥次饑授米下饑平糴

又定村賑之法饑者欲于郊圻分設八區廣召饑者府君曰不可地廣人衆則稽覈難而徹竈出且栲腹者豈堪奔走道路而侍升斛之廩耶坊各養坊即行之城市於都鄙何獨不然總之事求徑便一則近而易察無逸籍之民亦無冒支之弊而仰我者還爲我衛一則散而不雜無守候之苦亦無疾疫之憂而非常者亦有可稽其窶村零聚則附入鄰鄉董事者率以士人用朝氣以窺學術每涉旬則鄉達身先慰勞之踰月則當事者獎勸之出于至誠人思盡力全活不可勝計　季弟會稔生

十五年壬午五十歲　三月官商繼糴之米至甚少議者以米少人多欲裁饑口府君曰如此則饑口必譁莫如并改煮粥可使食惠贏而延度久因代山稽二令草文告曰爲改平糴爲煮粥以大便饑民事照得糴米于台本爲平糴而設不意米至甚少本縣山陰分米纔四百餘石察本縣二十三坊居民通共八千計口均分每口不過三升除納錢六分之外所贏不過二分纔充半月之食何濟于事今遵道府明示改爲煮粥之法于坊里民廠外各立官廠每次饑納錢一文以當平糴上饑免納以當賑日給粥一大盌自十月望始至七月中止分票領粥不許他坊村及流移等衆攙雜混支計粥每大盌連柴火工費約用錢五六文今使饑民以一贏五延度踰月較諸平糴之利不啻一倍其各仰體以待豐年

尋又別設粥鋪以便行旅流移而納錢倍之依次給領于是饑者歌舞于道時官商米給附郭二邑城市者長吏使山稽中分之府君謂今兩邑饑口通二萬四千而山陰僅八千不計人口而計糸分非平也爲誦言改正之畸零者分給各坊爲開廠置器柴薪之需又念寒士好修恥于自言乃密切訪求先後得二百餘人致當道捐俸周之而佐以家廩四閱月閒分三期就郡庭給領周之可受但不許自行陳乞以全儒雅

又創爲一命浮圖會以贍失賑之夫而廣行義之術序略曰、米價方騰天灾未已頃者分坊設賑亦既普郡歸仁然固有窮谷荒村他鄉別井臥儒游旅廢丐瘐囚居遠仁者之鄰名逸饑民之籍誰不有懷所患無術今曲求巧便別啓因緣不假多施但占一命計自春暮以及秋中爲期百有四旬量米日纔五合不過七斗已閱三時今以萬錢廣施萬衆萬腹仍枵苟只一橋專渡一螻一繒即足爲此功德勝于浮圖各務盡心共回厄運敬當白佛告成脩齋圓會所得福數詎減恆沙（一册到願與者直注其認志存多命而一命不願者聽）力足副之者聽（一有人捐占一命）一力不足者聽以二三（一注認之後不必關會首事徑自舉行惟須訪查確覈無或受欺）一每十日給米五升自三月十日至七月盡止一至七月望日司會傳册徵填各衆所抹饑民姓名擇吉具疏白佛集衆焚香誦經圓滿其齋誦等費首事獨承（一有跂足斯會而力不能從者聽認察舉自一名以至三名苟無冒混與賑同功）

周向疏中一體申白

是錄輕便易舉雖擔石之家得效其貢屢空之士可濫其心故行之者衆而多所濟良仁術也

札示中庭曰．殍殣載途．何心復御酒肉．自三月始至平稔止．常日悉罷牲割．其長幼生日及月之朔望兩弦．盡室持齋．客至亦然．節省分銖．以拯饑命．告大白佛．自爲塞咎之謀．如此．客若甘之．卽客福德．已而越城之粟不繼．冊募傳勸．其詞曰．杏花寺．徒東仰坊名中離．欲果善緣．重申募事．招招繼至．望望增輸．請以次第．僭自隗始．須明及時行義．此灾荒卽千載奇逢．要取同道爲朋．以樂助爲兩坊勝氣云爾．其後募不足．解腰間金帶．又不足．破禁令子姓．將伯于門下．宰官資斧之外．悉以充賑．

上虞府君祖籍也．宗族聚焉．饑戶不少．而捐賑者只塡籠兩宦戶．因復爲族自賑族之議．一則使貧族不受賑于他人．一則使富族不報名于官府．此兩護之策．但恐富者因此遂不關心．要須各隨田畝多寡分等捐輸．所捐有餘．卽兼賑他姓．

上虞五都饑民數十輩．以富戶失賑．奔籲分守使者．併告急于府君．使者有怒富戶之色．府君以太夫人爲五都人．急作調維立勸册．爲大母倡捐十金．傳募諸家．皆欣然餽輸．不五日事竣．而使者之檄始下．於是致邑宰盛獎富戶．樂施．計不旋踵之義．而曲原饑民歸命．語不擇音之情．以持兩平．報上使者大悅．凡府君之處分曲當類如此．

賑事至半．爲之長慮却顧．以分守使者鄭公瑄力拊循而瓜代將及．則公揭兩臺咨留久任．時蠲貸之詔未下．則遺繡衣以書曰．敝浙連歲大荒．而杭湖紹尤甚．斗米至錢七百．請蠲不得．或且薑緩．卽不得

緩而德意既彰所司亦且暫戢追呼之吏在有司不過爲吾民受一二月參罰耳古人矯詔發粟今卽矯詔緩征何不可乎南北異勢各從其極而言今日在東南之勢極矣極則必變不得以西北斗米一金人相食爲比惟仁人圖之又以收會開局（收除民業派定郡邑定于八月則言之郡守以殣疫猶盛米價減而復騰聚食啓紛慮生意外又各鄉有田者粥賑未止力田者刈穫方忙奔命分身勢必不逮宜收回成示更延一月事亦不遲而所全者大又以外邑劑粟之案未結胥徒作奸鄉落小騷遺書上虞令使銷檄湔除之報書當力行根究杜絕此輩府君謂根究之爲杜絕不如湔除之爲杜絕惟盡銷搶劫之票示諭遠近則反側者安而奸胥無所鬼蜮不必根究而自然杜絕矣威斷之後宜布陽和惟使君圖之蓋始終周密若此

瘡痍既起復慨然于備饑之無術乃參稽古法創立社倉序略曰或問恥曰人不能自食而倚天恥也鄉之人不能自食其鄉而倚國恥也稽古社倉自隋唐而下載王所條參之伍之皆有未協以其資計威教悉仰朝廷非鄉自爲功者也鄉自爲功者古今惟考亭一法然考亭自爲之則良他人行之或敝考亭不曰里社不皆可任之人乎所謂可任者能人義人愼人信人廉人今苟不得數者之人事必不立悲哉法之倚人行也爲法不能制人必行而倚人恥也某之法察鍵省機欲使雖不得數者之人而亦可不害者則有五道焉曰託卑託尊于官卽廢興繇官官雖賢三年而權盡今以士人世其事子孫

習見百年常在。望家無繁令而安里有多言而憚。雖非能人亦可不害者一也。曰居約。戴王之法。畝責升輸。是使數十人共執倉命也。今約之五人則定縱堂皇者五人耳。其數十人常在壁上。謀靜而專志咸則銳。雖非義人亦可不害者二也。曰絕累。以粟貸民求息。則粟有再死。民亦有再死。民頑不時歸粟。粟小死。歲大饑。問諸鳩殫粟大死。以法治民。頑民小死。春散秋斂。五六月閒。價踴求粟不得。民大死。今就糴徵利。以平爲功。令粟迭處。不離其據。雖非慎人亦可不害者三也。曰制欺。伯夷守藏。不如緘封。今質入穀出。以鍾易石。蚊飛來去。倚枕聽之。周鄭交質之謀。而有邃古結繩之化。雖非信人亦可不害者此也。曰藏富。執炙終日。甯當不知其味。寢處京坻。而我無與焉。不及十年。庸人皆倦矣。今以爲其家之肥。期而歸子。旬而歸母。後乃盡子困予。凡穀六千石。受息十二。準腴田二百四十畝。是五家子孫世世之業也。富此五家。而千家乃不饑。自抱其珠。誰得珠者。雖非廉人亦可不害者五也。錄成。命之曰翊富倉書。謂爲富者策捄使不得貧。非直起貧而已。於是建義倉于所居之西陶坊。名其樓曰善有。爲閭里倡。穀半集而召命至。未竟厥功。及領戶部奏上之。

時詔起廢縉諸臣。又將枚卜閣員。宵人忌之。布匿名書於朝堂。列二十四氣。在朝在縉。皆無免者。已而上戒諭言官。以爲代人規卸。給事中姜埰上言爭之。謂上何所聞而云然。此必大奸巨慝。欲箝言官之口耳。上怒。收埰下詔獄。

宜與再召府君上書以效他山曰帝求舊德天欲治平明甚薄海歌舞之象比于宋之再相溫國物情則有然者顧其勢會微似不同何者熙甯敝政龍之而已但一舉手立致歡呼若在今日滅竈更燃先須措薪鑽火卽如一日見上爲上言者一及寬征上必先責之足用一及宥過上必先責之致功足用致功非一日可副之責而天下之以寬征宥過望老先生者似不可須臾而待也卽此一端其爲艱阻徘徊豈溫國再入時之所有而其深信老先生必有可得而爲者以其道廣而術尊才大而節謹誠與氣會無堅不入耳天下之計在明標本寇深之繇于民窮才遁之繇于法急今之所爲本計失也與其日日治標標不得治何如繇本及標循序而求之積一日則有一日之功乎至若世道人才之計老先生八九年來胸坎中日打百十迴者卽一出而厭天下無難惟是人心亦甚難厭也某竊謂難易之勢可以相權在天下之所求于老先生者不必皆甚難在老先生之所自處者不必皆甚易惟老先生無僅塞天下以所易而諸君子無遽求老先生以所難則赤烏几几何以沛然上下之間而無礙矣某鬢髮已衰明農踰量無論其他卽八十一歲老母在堂萬無出虎谿一步之理老先生藥籠中所最不足留意者某一人而已不能奮飛敬馳一介書達宜與善之而不能盡用

倪文正公年譜卷之四

崇禎十五年冬十月。詔起府君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府君家居七載。天下益多事。上思舊德。宜與慮府君不拜命。故以佐樞環召。府君以母老疏辭甚力。已聞畿輔震驚。（時閏十月八日也）部檄徵四方兵入援。府君瞿然起曰。詔以臣貳樞而聞警不前。非義也。乃長跽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曰。吾尚健飯。爾其勉諸。府君又計此行。匪徒赴召。合議勤王。遂毀家募士。號召義旅。得敢死數百人。計淮揚天下巨鎮。兵必聚。史公可法撫其地。訓必精。先馳書假勁兵三千。鼓行入衛。（書逸）仗劍繼之。及抵淮。撫帳健兒纔二千。晝淮自守未足。府君怏怏失望。史公以無兵可分。亦怏怏。會留都江浙援兵相繼至。諸將吏請府君就統其衆。便宜部署。府君爲按行營壘。察士氣不揚。又無馬甲不任用。不得已。則欲大募鹽徒。問糧艱使者。不應。府君乃投袂而起曰。吾卽不能捍衛。旦夕必達。不貽君父憂。將三百騎夾趨衝險出濟北。

十六年癸未。五十一歲。時大師深入。自良涿南下。破臨清。分兵爲二。一趨兗郡。一趨濟寧。鐵騎三十萬。連營九百餘里。亘山截流。無隙可入。裨較以孤旅無援。請暫退觀變。府君正色曰。吾千里勤王。有進無退。且北兵日南。進退皆危。與其退不免危。何如進更得全。君輩本以義從。不當復計利害。將較皆服。于是申約束。以故副將張鵬翼。參將牛化麟。老于邊情。使各將一隊分覘。身率百騎間進。兩轡左右相望。

十餘日達京師時計吏撥兵杳絕都門晝閉京僚聞府君至一時皆驚上異之卽日令見首奏彼已情形次奏目前方略次奏禦寇機宜次奏制財足用兵餉宜合次奏淮鎮切謀及截漕末議又奏今之本謀在乎主術力行仁義提振紀綱愛惜人才與尙氣節定心志一議論信詔令愼誅賞上嘉納之明日補充日講

會鼎侍漳海夫子駐軍信州時客坐抵掌嘗論府君勤王之舉膽略倍于宋賢宗澤在衞聞二帝北轅卽提兵趨滑據金人歸路以邀二帝其志壯矣然兵力未足不能無待于援師而援師卒不至宗亦不果卷甲今倪公以必達爲主甯進尺死無退寸生豈非膽力過之紹興末金人南侵充斥河北諸軍無敢行北岸者會召張浚判建康浚小舟徑進人驚以爲天降其事偉矣然浚召自行閒部曲微而具體王言不宿義在直前倪公起于田里無兵柄亦未有官守進退之閒綽有餘裕乃張空拳冒白刃竟以百十子弟批熊熊而狎驪睡計無反顧旬日瞻天方之于張難易何似漳海之論如此敬爲述之

五月十一日特簡府君爲戶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日講如故以馮公元飈爲兵部尙書詔無例辭復召至中左門諭府君曰卿忠誠敏練朕知卿久諸奏議無不井井有條古帝王用才致治只一二人周四友漢三傑卽高皇所用文臣亦只劉宋數輩耳今擢卿戶部爲朕力致太平　又諭卿兩人同鄉里

負才望。國家艱難。宜共治合謀。其有以報朕。府君念太平非司農可致。引祖制浙人不居戶部例。固辭不許。乃奏曰。必使臣當有三做。一實做。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則數清而用足。一大做。凡所生節。務求一舉而得鉅萬。毋取纖濫。徒傷治體。一正做。以仁義爲根本。禮樂爲權衡。政苛厲民。臣必爲民請命。奏未終。上褒歎曰。卿眞學問之言。根本之計。乃叩首謝受事。於是五日三召。情禮有加。及退。遂以三做額堂。用明司計本謀。首求實做者三。曰愼餉司以清兵也。并三餉以馭紛也。定差規以杜競也。清兵者。以天下財力什九費兵。非費兵也。費于將校之虛冒也。故務博選才能。不拘資格。以戶郎而兼兵銜。仍得實行兵部之事。誠能潔清無欲。轉饋以時。或閱操頒犒。以示鼓舞。或就營而給。以杜侵漁。三軍之歸命餉司。甚于主帥。而主帥必不能挾其下以相撓持。夫清兵者。將之憂。而兵之喜也。何意外之足慮。今限以二年報滿。以清釐之多寡爲賞罰。從之。

按祖制。邊餉出于民運。又有屯糧鹽課。儲備自充。未嘗仰給京運。京運始于正統閒。然不過數萬兩。至萬歷漸增。至三百餘萬。已苦其多。至末年。又加至九百餘萬。謂之遼餉。又有剿餉。斯大濫矣。然戶部未嘗全發。天啓中。或四發其一。或三發其二。崇禎初。上厲精邊事。部始全發。相沿成例。不可復損。十二年。在廷創抽練之議。又益餉七百三十餘萬。謂之練餉。合舊餉共二千二百二十餘萬。出于田賦者什八九。蓋竭天下之力以奉遼。而兵反單弱。（關寧薊永遼密六鎮之漕帶遼練及臨德二倉米日餘萬石。派買畿南山東河南米豆九十餘萬石。

不與爲冊報戶部則兵多報兵部則兵少矢口索餉則兵多責以戰守則兵少戶部惟據邊冊給發莫得而問其虛實也至于祖制額設之民運屯糧各督撫所自徵收徑餽行閒者反概置事外而惟以京運部欠爲辭盡予則不給少予則邊帥藉口債事江河已竭漏巵無窮天下嗷嗷羣起爲盜此府君所以首事清兵特重餉差惜乎上之簡用不早自十六年六月著令司餉以二年報滿而先公筦計纔九閱月又一月而國事去然宣府餉司孫公襄已報清六十餘萬甯撫黎公玉田汰七十餘萬而兵部亦咨報缺兵之餉三百萬使府君展布於寇禍未烈時所清甯止爾邪

馭夢者以出入款項參錯奸弊易生夢莫過于三餉故奏請合一之略曰餉一而已今三分之曰邊曰新曰練在有司催徵名色紛歧胥吏易于游移會計不清在臣部則亦猶然一營而分隸三司一兵而兼食三餉請必以簡馭繁合三爲一凡徵民糧悉去邊餉新餉練餉雜餉之名止開正賦兵餉二則正賦萬世永經兵餉事平賜復其在臣部惟區天下省鎮爲二以司官二人分司出入亦總曰兵餉而已餉名既一於是令兵部罷抽練之兵還其原伍夫抽練猶是兵耳未嘗有異而移徙徒煩糜耗不少罷之便上又許之

又按練餉者抽邊兵而訓練之所用也夫兵有本餉練在其中即欲別存鼓勵無事張皇乃餉額既過多所練又至寡如薊督派練四萬五千人僅報二千九百保督派練三萬人僅報一千五百保鎮派練一萬人僅三百餘餘皆類此諸邊將吏甚至匿全鎮

原伍。置而不言。惟舉抽練之數。號稱單虛。以欺朝廷。是非因抽練而兵強。更因抽練而兵弱。蔣晉江數言其失。上慮裁餉不足以飽士。未之許也。至是府君申請罷抽練。還原伍。不言裁餉而餉裁。故上納之。事下兵部未覆。裁練餉事見下十七年正月三十日。

杜競者。司屬諸差。有苦樂大小之殊。營之與謝苞苴與焉。府君謂不正己無以率屬。不率屬無以致功。乃分別特差、大差、中差、小差、上苦差、次苦差、凡六等。特差即餉司愼選才能不拘格序。大差各司保舉。其餘以苦樂次序為乘除。規既定。率僚屬誓於戶部之神祠。

次求正倣者二。郵車戶以能邇也。改雜折以柔遠也。府君蓋以設施有序。重在安民。要先奉行朝廷德意。宣仁義於天下。而其餘次第布之。故首郵車戶。故事。漕艘抵通幾縣僉報。車戶陸運入京。官予直不及半。幾民歲苦之。至是欲改民運為官運。而漕已至津。更弦無及。姑為半抹一併倉。東倉距大通橋近。而西倉遠。今米至不過二百萬石。可併西于東。坐縮地十餘里。一橋支軍。故受米于橋者。今使受米于倉。道里遠而米特純。且無勒索短少之苦。軍更樂之。于是又量增腳價石三釐。部費不過五千金。而驪聲動地矣。次改雜折。東南雜解內庫所需。民間辦解甚艱。而中官以為利藪。賄或不稱。駁換無紀。究竟逋多難徵。時久倖赦。民命可矜。物力可惜。故請于上。聽暫折三年。不妨倍輸價值。民猶以為善也。上命開列款項。以蠟粉之屬五十有五。及工部之弓箭弦條。上十庫中官各疏爭。上僅改折顏粉五項及弦

簡而已。十六年以前未完者。則炤常價折納。是時恩膏未盡沛。而閭巷已如釋重負矣。

按實做正做二義。已宣揭于右。其大做不復標指者。以凡所生節無往非大也。譜內業以歲月爲先後。無煩復分門類。

六月薦舉桐城諸生蔣臣爲本部司務。從之。蔣先以保舉謁選入都。朝士多言其有用世才。造邸訪之。傾蓋目成。遂以入告。

府君自言受事以來。有任大之憂。有察細之苦。且法久弊生。事須通變。苟精神弊于簿書。何暇興革。劉晏只用士人。故能博通旁求。乃擇清通敏惠之才於司屬。得劉君顯績、張君鳴駿、陳君裔誦、介君松年、堵君允錫、分司稽察。而蔣君任司務以總之。由是冗猥無擾。經權曲當。

七月辭日講疏云。心計既粗。無暇精言性命。身匏有繫。不能兼典衣冠。上温旨留之。

疏請宥罪錫類。時邊需國用。缺額懸殊。生節效需。數年而所急。近在旦夕。又不敢以權宜之術。自形苟且。惟求見于詩書。近於仁義者而爲之。乃上言贖罪之議。不起于晁錯。而起于舜典。今請赦下刑部。自戍遣以至大辟之稍輕矜疑者。分別情由等差。則數而聽之。鋟贖是乃仁術。亦何傷乎。何謂錫類。夫毀家急公者忠也。顯親揚名者孝也。今誠令外官歷俸一年無過者。聽得捐俸餉兵。以品級爲差。朝廷報以應得誥命。贈封其親。初不臨民。于名器匪濫。而使人子得早致其情于父母。于名可受。于力必竭矣。

奏上上慎重名器留中久之府君於是申請幷及京僚幾吏以歲終爲限及會吏部條上已在明年春半國事日去凡先公之權不悖經率類此然猶未可遽得于上此當年司計之所以難也

奏撤催餉京朝官先是朝廷急餉每分遣侍郎科員四出催解府君以爲朝廷增一官則小民增一供億且糧餉責成原在撫按今別遣朝臣以分其責是教撫按以諉卸也撤之便又言遲解之弊不盡在州縣而在藩司州縣完徵解司而司或挪移緩解部未由知罰仍歸于州縣請令有司完解到司取有藩司實收印結立申到部即注完考優移吏部紀錄開復凡收結不到罰在州縣收結既到而銀解後時者計道里遠近歸罰藩司俱奉命旨七月就近派撥各督撫鎮兵餉而撤催餉侍郎先是以總督勦寇設催餉重臣以戶部侍郎莊公祖誨任之轄餉三百萬東南勦餉率解會焉有言其不宜逍遙衡嶽去軍自便者事下戶部府君覆奏衡嶽離軍誠遠然實不敢遙定處所責之必前蓋以餉與兵異兵以逼賊爲功餉以避賊爲智轉輸最便在于武昌而今武昌破矣苟以規近而覺盜糧將若何各督撫額餉莫若由臣部酌量道里就近派撥各聽自馳檄使惟左鎮則隨軍所在關會秦鳳二督委解則餉部無所事事矣上從之撤莊還朝

扣漕運爲積儲以罷召買　時新漕未至京倉僅支兩月上憂之發帑金四十萬召買米石京商豪家聞之並深藏居奇府君慮其騰踊計惟收漕爲便於天津歲運四鎮關寧薊永米三百萬石內扣米五十萬

石。輸京倉。而以四十萬金折給四鎮。石值八錢。邊兵樂于得金。太倉實有善米上下交利。一舉可竣。及問之津撫。僅得米二十萬二千五百石而已。于是復因京軍匠役之情。扣折一月糧。得二十四萬。猶餘帑金七萬。糴豆以分其勢。凡所變通類如此。

按四鎮米者。其初故運京通。自萬歷戊午。遼藩多事。始設津撫。加遼米練米于天津。截漕從海。分運四鎮。而四鎮將士。惟利金錢。視米豆如泥沙。由是漕兵與所司私折薄解。鎮將苟得金錢。不責全運也。耗羸米豆歲二百餘萬。其事惟倉督漕撫爲政。戶部不得問焉。府君早悉其弊。故于截幫疏中。有漕船利于津截之語。然猶意本折參半。以扣五十萬石則有餘。而竟不然。其後蔣晉江主議裁津運入京通。亦僅罷甯遠四十萬石。永八萬餘石。其餘不可究詰也。

欽天監奏七月庚戌夜四更月當與木星同舍十四度及二更月星漸近。相去一度五十餘分。陰雲上升。不見其犯。木星主司農。占曰。司農有德則當犯。不見其災。化爲風雨。

八月。臚陳生節。以爲大道疑迂。權宜多陋。乃博采羣言。折衷容慮。一曰漕鹽、出司務蔣臣之議。令諸商以米易鹽。自淮起運。則漕法止行于淮黃。而北避長江數千里之險。運節既短。往返不稽。一曰鈔法、聞之通督王鼇永。欲自關稅爲權輿。使商得以鈔當稅。則鈔行如流水。一漕折、聞之科臣光時亨馬嘉植。欲使畿內八府額輸銀糧。悉徵本色。准數折江南漕米。其收米也從昂值。以七當十。而北民樂之。其

折漕也。責倍償倍之至再。而南民猶便之。誠爲兩利。但恐本處粟米。京軍不肯受。又恐近畿爭輸本色。則畿民食貴。是在我政督撫。熟籌通算。一截漕。此臣舊說。漕船及淮改海運通膠。取道于分水嶺。而今科臣曾應遴又有養魚池之議。是在躍勘擇行。一京鹽有議者欲于都城開鹽引十萬引。價八錢。本折均半。納太倉。就各運司綱引之上派行十綱。則一京無京引者。不得過關橋。取掣立可致課二十萬。一雜折、說見前一清兵、清兵已責在餉郎。然今方候旨領敕。未曾任事。請更設一法。冀諭各鎮將能清兵百名。實陞一級。則餉司尤易爲力。一省弁往時戎籍其載。不及今時三十分之一。而戰勝攻取。十馬飽騰者。權一而餉不分也。今奈何官多于士。士皆恥爲兵而倖爲官。扣剋荒飽。餉是以絀。樞臣馮元飈一日而裁八百員。誠見及此耳。一役稅、聞諸總憲臣李邦華。今內外吏胥。承差各有頂首文契。悉令呈官納稅。始得授受。臣初以爲傷道。既思是亦道也。先王惡民逐末。所以征商。此輩不農不商。以蠹取財。在官爲市。則不止逐末矣。既不能絕。又不征之。何以服彼商農乎。一洋政、聞諸通政使施邦曜。福建有東西商舶。歷代俱收其稅。自天啓中海洋爭利不靖。遂議禁止。實未嘗止也。上下相蒙。而徒陰爲豪有力之利。何不明開。使朝廷少收養兵之費乎。司官閩人王之驥。亦言洋禁開而閩盜始稀。此有識之言也。疏上。上量行雜折。而寢漕折役稅。餘令詳議。

謹按右條十事。府君生節之謀。蓋通數年爲計。匪可責功旦夕。然而庚癸四呼。急在眉睫。救急惟在

權宜亦復不敢苟且其鈔法則博采臚列之一端非專請也亦僅以關稅爲權輿主于入不主于出行之漸不行之驟而上意不然穫使四出府君卽極言中撤始終斤斤當年士論或以支吾匱絀諒府君而未知府君曾不以行鈔支匱絀凡所生節如前疏十議并改折截漕諸款或格而不行或奉旨蓋上以焦勞成叢脞而其奉旨者又遲回不卽行雖桑劉復起何濟于事耶

九月殿試充讀卷官殿試例在三月先因戒嚴改會試于八月故遲之又久

賊兵盤踞陝西分半趨宜大府君上密封言事有旨宜祕遂焚草

十月上急鼓鑄苦銅本未充諭戶部行民間銷毀銅器府君言欲使私銅盡絕無如專禁打造此爲絕源不須嚴禁卽欲嚴禁毋及士民恐告訐四起從此騷然又聚銅之法莫如使有司罰贖減半徵銅民爭輸銅則銅價必貴銅價既貴則有銅者莫不居奇射利何患銅之不歸官治乎從之

十月申督撫得操利柄之議　先是府君以樞貳陛見奏言今日大患在兵餉之權離而爲二師貞丈人不得自制財用宋張浚視師關陝朝廷特命趙開爲之轉運使以是軍用沛若所向有功今督撫行軍宜必假之利柄上以爲然命條議以聞府君咨移直省令各舉境內所宜未報上因關門三協之餉思前奏諭戶部令督撫詳議便宜府君奏言古大將所自生財亦只數者不外屯鑄通商屯取聚衆而言本爲兵事今邊外已不敢屯薊永固多閒曠宜使盡利非必悉宜稻黍粟薪芻皆可致貨又聞薊

州黨峪產鉛可鑄往察未報薊督或已知之他如鹽穀諸商踵背相接又如贖罪事例輸米于邊而請命于朝一曰便宜百事俱在總在薊順督撫詳求悉計以是爲其家當薊順行卽可漸行諸路矣

請敕諭秦晉二王同讐饗士時李賊西犯盜竊仁義所至望風瓦解開門款逆新督呼兵號餉戶部不能大副府君奏言今天下諸藩無如秦富晉雖小儉尙亦能國請上立垂手詔切諭兩藩以勦賊保秦責秦以遏賊不入晉責晉如兩王能任殺賊卽假以大將之權如逡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不享軍事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仍如親王亦足報之矣上嘉納命禮部擬詔然是時西安已陷秦藩府庫盡爲賊有僅詔晉王而已

十九日上舉枚卜故事齋宿文華殿以金甌二納姓名一貯翰林府君暨李公建泰一貯卿貳銓佐沈公惟炳副憲方公嶽貢禱穹昊而探之方李皆前簡入閣先是上數爲廷臣言計樞二臣皆公誠有才至是復品題諸大僚及府君則曰計臣却好有心思會做文事且公忠事事從國家起見主眷如此而不能進乎咫尺或以爲宦官媚嫉故進枚卜之說多其人以幸先公之不與云

二十八日撤歲遣兩淮巡鹽御史改命重臣久鎭以成富強之業　初、府君以淮揚爲東北咽喉財賦都會劇寇睥睨最足寒心宜改命才望大臣專鎭揚州撫商通貨行劉晏之術兼令聯攝竈丁鹽徒漸成保障至是吏部推舉淮海道僉事黃家瑞上擢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淮揚鹽法軍務撤巡鹽

御史及所司撰擬敕書府君復宣明改官職掌以爲所貴乎大臣者欲以兼總爲務通貨貿遷非特鹽莢而已否則御史執之有餘何事紛更十二月朔奉諭奏釐濟五弊

三日請停開採　時國用匱絀泰西人湯若望多藝能精術數奏上火攻水利坤輿格致諸書上善之諭戶部奉行開採府君力陳未便其說有六鑄山雖侔煮海利害實相遥庭海挹注而已山須鑿發勞費一也廬墓所在鉏斷及之二也毀掘所加動傷形勢三也自萬歷年間礦使爲害議苟復興羣心動搖四也當年進奉總屬包承畫是民脂豈爲地寶五也有礦卒殃民即必有礦賊殃礦此輩一聚不可復散六也有此六者臣不敢議以臣之見莫如確循前諭使各督撫自制財用聽其便宜不聽　追敍平叛將劉超功廕一子金吾奏辭不許

九日奏借內帑時歲行將終京邊翹首廣浙解銀六十餘萬在途未至府君欲早定人心奏借承運庫銀二十萬解到繳補

薊督陛見以兵餉不敷請責成戶部上曰生節效遠外解不前計臣豈置度外見知于上如此

二十四日爲萬壽節上撤樂疇咨至漏下十刻涕泣而求長算通州魏相藻德乘閒言計臣才品俱優但起家詞林錢穀終非所長請有以易之者上默然徐曰計臣實心任事但時艱未能速效卽撤誰代之者穀城方相岳貢奏計臣誠敏練達至清絕塵在廷無出其右孰爲可代通州又言臣今誠處萬難在計臣必

謂臣求疵在廷臣或疑爲卸擔第軍國事大不得引嫌耳喋喋語不止上躊躇久之乃從其請翌日府君自陳求罷不報

十七年甲申五十二歲　正月二日磨對兵餉初蔣晉江進御覽備邊册紀載九邊十六鎮原額兵馬錢糧上諭同戶部堂司磨對至是府君以兵餉左右二司劉君顯績陳君辰誦攜新舊册籍詣東閣逐款較閱亦不甚遠但各邊兵馬之數報戶兵二部者多寡懸絕虛冒強半晉江謂須合津運部運及各邊原有民運與屯鹽通融察算則朦弊盡出矣復條上十款以便部答府君登對詳明晉江以行晚爲憾三日上傳倪元璐令以原官照舊專供講職仍視部事候代

奸胥結瑞漏網　先是冬十月上虞人趙鉞故部胥也曾歷各邊身爲奸蠹老矣與新胥瓜分不平憤激叩閽盡發夙弊京邊歲蝕數百萬上重其事諭輔臣密傳至閣按條詳詢鉞具言遼鹽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充餉而米不納甯遠銀亦不交戶部二十餘年匿可百萬一也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著及天津派買米豆幷帶運追比掛欠米折船價水脚各項盡屬侵漁詎分歲數十萬二也長蘆及淮北鹽價逋虧甚多必責按年徵解三也朋扣馬乾爲各鎮道將侵冒烹分歲不下數十餘萬四也各處屯牧加增銀兩並不察催皆被侵隱五也各處召買尤爲弊藪殃民省之卽可致數十萬六也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可勝計亦宜察核七也晉江以其言非無稽語府君縛見胥窮治之府君

曰事須候旨若窟穴主名則固得之矣至是奉旨而諸胥已輦金星散晚矣蓋連結內廷始終恃以無恐也

四日內閣請以府君改領禮部上以六卿禮居戶下似近左遷不許內閣承旨出以南吏部員缺將以屬府君八日上祀太廟還又傳諭講臣元璐專供講職名而不姓者惟首輔爲然隆禮異數舉朝艷詒內閣以上眷方深供講又經再諭不可出之于南惟令料理候代云後南中贈郵於原銜稱戶禮二部尚書者誤也

初十日朝畢宣旨御賜蟒衣一襲以示特典當即謝恩溫諭良久

十四日開京引以漸復鹽法之舊　先是府君主蔣臣鹽潰合一之議欲使諸商以米易鹽自淮起運則避江險而省漕費惟變更之際懼鹽課有一年中斷之虞故未決策于是復采羣議欲于都城開鹽引十萬以爲之端每引定值八錢本折相半上納京倉行兩浙鹽司就綱引派行議具會保定巡撫徐公標上言請令諸商開荒屯種以屯之成熟爲引之多寡而輸粟京倉則鹽與屯漕三事合一亦通商足食之策也事下戶部先公覆言撫臣之策與臣前議相符惟慮開屯徒有虛名鹺務因而反絀莫若以米易鹽則諸商之在畿者自行屯種以備輸將將無事督責而耰鋤遍野矣上然之

二十一日以賊入秦申河防三議賊闖既陷潼關所至瓦解督師孫公傳庭死之上命曲沃李相建泰督師率宣大兵三萬進勦不時至所將惟禁旅千五百人乏精銳財用不繼府君乃陳虛實五議虛者鼓倡

忠義收拾人心其實卽在防河守城制兵措餉今河亘千數百里處處可渡兵力所必不能及宜責沿河州縣各自爲防蠲今年田租之半使人有固志收其半以資地方防禦用一也扼勢建瓴然後防易爲力審度要口各築敵臺以憑炮擊則可以數十人而制數千賊之命以土爲之可以速成一也遠餉不及宜謀近取多給督輔空名告身一聽便宜激勸幷給以工部事例文册凡輸資行閒者立爲具題徑得戶部謁選一也兵貴乎精□明用寡請撥眞定額餉三萬別募敢死材健五百人人六十金督輔與同甘苦性命此五百人者遠足制賊數萬以寡勝衆近亦足自制其衆使懾息不敢惜死上善之下曲沃酌行

請免軍籍爲民籍可立致千萬不聽　是議出于京西屯撫方公孔昭府君深韙之特以入告蓋以凡軍之家原有一支當軍他衞者每十數年歸宗勒取軍裝累數百金其說以爲句補故絕也夫軍之絕者屯田爲人所占其不絕者亦旣長養子孫承戶矣祖籍軍名似堪除豁合無聽納軍裝銀兩免其句補改爲民籍天下必大感悅只一籍百金計之天下軍籍百七十餘萬除殘亂地方外千萬可立致供一歲撻伐有餘矣上以祖制不可變不行

二十日奉諭密議討賊之師　時逆賊李自成已據有關中上拊髀躑躅欲調關寧大帥將精騎星馳西禦命中揆及計樞大臣就內直房會議府君言關帥兵精誠可藉以勦寇但此兵一調則寧遠驚疑

勢將潰散。揆之重輕。未見其可。中樞以爲關帥之調不調。視寧遠之撤不撤。倘寧未可撤。則兵未敢輕動。中揆亦皆以爲未可。莫任其議。上獨斷手書密封下兵部。撤寧遠棄之。入守山海關。而令關帥西討。二十三日。遵旨議推行鈔法　上以侍郎王公鼇永司務蔣君臣之言。銳行鈔法。諭戶部詳議。府君言鈔法祖制也。而今爲非常之原。欲行難行之法。先須安定民心。早頒詔諭。明告天下。以法行自上。凡正賦關稅罰贖稅契開架等項。悉俱收鈔。其朝廷所發軍餉。商本役食。匠值等項。及民間交易行使。悉聽願便。更無抑勒。其初不怖。既而樂之。而後鈔可大行。其領散不必強諸商賈。惟宜官自爲之。法行有漸。甯徐無驟。上以鈔有入無出。弗善也。已召京商領散。貫責一金。莫有應者。急且卷篋去。鈔法卒格不行。二十六日。上行遣將禮府君與宴。督輔曲沃啓行勦賊。上遣駙馬都尉萬煒告太廟。御正陽門樓宴餞。官軍旗幡十餘萬。旌旗金鼓甚盛。駕至。則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內閣部院五府京營並與宴。酒七行。上親酌金巵三賜之。獎諭數百言。內瑞爲掛紅簪花。鼓樂導上方劍而出。

二十七日。請撤桑穰中官。許之　時上急行鈔法。手爲之式。特設內寶鈔局。兼工廣造。需用桑穰二百萬斤。遣中官孫元德乘傳于吳浙山東採買。又令五城御史句攝鈔匠三千人。民間洶洶訛言。將就桑取皮。先鑿毀葉。府君以爲此使者未然之事。而欽限迫急。朝使威嚴。流弊有所必至。今人心風鶴。何堪擾動。請撤內員。而責撫按。猶通融隱。上爲撤還元德。

按是役也。桑穰則有抑勒之苦。句攝則有擾累之憂。匠餼穰價。則有措發之艱。府君既奏停內遣。晉江又同日具揭。奉旨桑穰鈔匠俱罷。

三十日。召對文華殿。諭府君錢糧戶部職掌。目前務措百萬。以濟邊需。時庫貯不滿二千。而責成重大如此。府君奏外解未到。中途梗阻。因言浙中東陽義烏之變。上曰。不必奏。卽與輔臣議足。

蔣晉江惡練餉之失數。爲上言。至是光給事時亨復言練餉殃民。追咎首議。晉江擬旨。有聚斂小人之語。上疑諷刺。震怒。諸輔冢宰皆爲申救。府君至以鈔餉係戶部職掌。自引咎。上乃稍霽。命起晉江。又極言練餉之失。退而具揭求退。詰旦而練餉議裁矣。嗟乎。府君與晉江積慮極言而不得者。乃得之于一怒之餘。聖英轉圜如此。

二月十一日。上行捐助之令。借助斷自宸衷。令廷臣舉奏中外文武之有財力者。設格鼓勸。繼有旨借及士民。府君言官紳義無可逃。鼓勸猶存禮體。士民何知。臨以詔令。名爲鼓勸。實且迫脅。挾仇取賄。百害俱生。今天下貧無力者多。半從賊。其爲陛下同心讐寇者。惟恃富人。此卽外府金湯。留之有用。上爲罷借士民。而命張公國維勸輸浙直。

十四日。奏謝啓沃無當。府君既奏撤桑穰內員。及爭借助士民多危言。上怵于正論。從之意弗善也。及經筵進講大學樂只君子一節。敷陳畢。上諭書講得好。但今邊餉匱。細壓欠最多。生之者衆。作何理

會君德成就責經筵不宜奪漫府君徐對曰聖明御世不妨經權互用臣儒者惟知守道之誠藏富于民耳亦不引謝出明日上悔之御煖閣召輔臣諭曰從來講筵有問難而無詰責昨日偶爾朕之過也先生每宜捄正朕仍傳諭講臣照常啓沃毋生避忌上撝謙引咎僉見于此于是府君始奏謝溫詔答之（每猶云輩輔臣講臣之共稱府君嘗以先生每三字鐫章）

十七日奏劾司屬權關之苛虐者

二十二日奏撤催餉中官　上遣中官王坤科員韓如愈馬嘉植辜朝薦四出催餉幷罪輔臣督贓罰鍰各四十萬府君上言贓罰重大何容易辦勢必遷延時日牽引親朋而科內諸員一時幷至有司望風督責甯復聊生亂人乘之恐遂無浙語甚切至上爲撤內員

二十九日敷陳大計　時賊已渡河上命閣輔集議先公奏言一首衞京師心膂畿輔以定本謀臣觀賊勢披猖皆由人心渙散今日急著勝氣惟在固結人心請特降溫文延問畿民疾苦立議更蠲罪繫情可矜原及罰贖徒以下者悉行釋宥一特重留都肘腋鳳淮以通中脈祖宗兩都幷列今日始知深心誠宜移變蕭疎還其赫濯一切官設軍容必與輦轂並重中堅屹然而外引鳳淮爲兩翼其一聚粵閩江浙爲一氣肩背吳會以壯南維今西北不競宜用東南就四省而論閩爲中權又水師方盛甲于諸州請改閩撫爲督通豁四省一處聞警通盤調度輕則就近大則連衡四藩雞連而吳會得以虎視

議甚壯而惜乎無及也。

上以大理寺丞吳履中爲戶部左侍郎。筦計務。先是上重司農之寄。吏部五推內閣六舉。上意皆不屬。至是閱兩月。府君始得代解部事。府君雖謝事。猶惓惓于車戶。以去年僅止半捄。更申全議。以爲車戶大累。在于僉報。僉報之權。屬之郡縣。貧罹富脫。一報百擾。請擇車戶之久慣有身家者。定爲永役。歷世不遷。後聽子孫相承。亦許募擇頂補。如此則可不煩僉報。畿民安枕。然而運價不敷。誰肯領任。察車戶例所取資。流商晉商票錢房號四項幫貼。及本部額給。統計每石四分。今議增給每石五分。多不過二萬。朝廷歲捐此二萬。出邦畿水火。以成金湯。豈有靳乎。于是又爲杜沿途偷盜及號中竊取之弊。甚悉。蓋勤郵如此。然時事孔棘。未奉進止。

賊逼畿輔。陳守禦遏援之策。又請命青宮循宋康王故事。撫軍南出。以鼓東南之氣。繫近道之心。未報。三月五日。寇勢日亟。府君謂所知曰。今無兵無餉。無將無謀。而賊如破竹。人心瓦解。然吾心泰然。以上憂勤。初無荒淫失德之事。讀盡史書。豈有如此聖英。而一敗塗地者。但近日舉動。凡遣委封賞。聽言用人。多是手忙心亂。吾受恩深重。無可效者。惟有七尺耳。又馳家書曰。脫有不測。幸好謝慰太夫人。

十九日辰晷。都城陷。府君聞之。束帶向闕北謝天子。南謝太夫人。畢。舉酒酹關壯繆繪像。亦自浮滿。門士金子廷策進曰。公何不效信國出外舉兵圖匡復。奈何輕自擲曰。身爲大臣。而國事至此。卽吾幸生。

何面目對關公曰太夫人在室獨不爲地耶乃默然一淚既而曰老母八十四矣而猶高健夫復何憾遂題案曰南都尚可爲死吾分也毋紿棺以志吾痛以帛自經而絕嗚呼天乎致命臨時有賊校入邸舍見遺蛻歎息而去頃之以僞兵政侍郎王躬弼榜至戕驟擾家人乃得治斂石齋黃公輓詞所云盜賊亦猶有涇渭忠臣之家不敢毀是也

南都繼統邺死節諸臣詔褒忠烈第一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吏部尚書謚文正上褒三代予祭五壇加祭一壇有司造葬祭葬部文已下原籍所司未及舉行祠祀京師曰旌忠任一子金吾世襲順治十年詔邺明末殉難諸臣禮部援洪武中邺元臣福壽之例從舊撰文

諭祭仍行原籍賜地七十畝有司春秋致祭追謚文正葬會稽縣白蓮塢聖儀洞之左

諭祭文

維

順治十年歲次癸巳八月甲子朔越十有二日乙亥皇帝諭祭故明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今謚文正倪元璐之靈

曰文章華國節義維風有一於此沒有餘榮維爾元璐遭時不偶爾骨欲寒爾名不朽不朽維何文山之歌似爾正氣伊誰較多爾才鬱勃砰磕江左弱歲聯翩赤墀青鎖再任成均德重型尊暫蹶復振主眷方殷司農告匱命爾擘畫無米胡炊與時同蹶寇蹴都門維絕柱崩君死社稷而爾死君嗚呼衣裳楚楚結纓不苟附髯攀鱗喜隨君後泰山鴻毛死爲重輕疇能似爾不愧科名地有河嶽天有日星爾名並垂振古如生特隆諭祭尚其歆承

夫譜系者國史之根柢也蘭臺著作先蒐家乘顧非其人則其文不傳卽其人足傳而無關于宗社之存亡天命之去留則傳亦不久久亦不能發人之尙論悲思焉嘗讀雎陽傳後之書桑海遺民之錄其于見危授命殺身成仁之義摹寫淋漓文章頓挫百世之下嗚咽涕泗然此猶出自他人手筆也若夫孤子操觚諸孫讐字墨和泪漬血與汗靑如會稽倪公年譜有不初讀之而愾歎再讀之而泣下浪浪者乎公之學問似邵康節其孤忠粹白似諸葛君敷陳愷切如陸敬輿才猷方略如李伯紀抗節殞身如文文山固光嶽間氣所鍾而亦祖宗三百年培養之一人也公初仕時貂璫肆虐觸迕忌諱幾致危殆及沖聖登極初旦揚煇太阿新御而宮鄰金虎之徒尙蟠互隱伏于朝堂之左右公抗陳三疏毀要典辨東林伸乾坤之正氣分流品之淸濁王心大定國是分明且身居講幄其所啓沃皆能裨益時政君臣遇合懽同魚水使公而不去左右丹扆隨時補救世事雖非尙可搘持而柄臣媚嫉必欲去之以舟楫霖雨之傳說使爲遜荒舊學之甘盤當時之論不獨爲公惜而實爲天下國家惜也迨夫鋒車再召單旅勤王佐中樞而主國計左枝右梧心枯血竭而虞淵之沈不可復升矣泗水之淪不可復出矣公惟有攀龍髯騎箕尾辦一死以報主耳嗚呼痛哉天乎人也其時人望所屬有漳浦黃公山陰劉公及吾公而三鼎足並峙神山相望然黃劉二公尙或迂闊不近事情而公通達時務眞實經濟其制虛制實八策有明徵也故當宁信之最深言無不從迨公去位而聖明回惑視聽易淆其于政事也倏寬而倏嚴其于人才也有邪而有正皆

以無人啓沃之故也然則公之一身甯無關于宗廟之存亡天命之去留也哉夫涉洪濤者必藉長年之柁救膏肓者必求扁鵲之方今中流而忽掣其柁臨危而亟易其方吾不知媚嫉者之意欲何爲也書曰媚嫉之臣以殆我子孫黎民其言豈不信然歟柄臣排擠多人而最彰灼者爲吳門文公會稽倪公文公有子爲竹塢遺民所著若定陵治略先撥識餘烈皇小史諸書稱爲信史公有子爲無功先生著書尤富與鄭馬相埒卽今所撰年譜當年時事無不貫串于年經月緯之中非僅一家書也海內稱二公子如靈光古殿巋社明珠嗚呼二公之箕裘其不墜矣公又有墓田之錫予名祠之俎豆食報視文公更厚天之報施不于生前而於身後不在當世而在千秋公英魂毅魄在帝左右俯視茫茫塵土中有帶經而鋤者乃公之裔也有不歡然而一笑乎倬方成童時于章句之外喜聞時事見公三疏迴環誦讀幾忘寢食私錄是疏及武侯出師表老泉辨奸論歐公朋黨論及胡澹菴封事裝成一帙藏之篋衍塾師見之爲之大笑憶庚辰歲朋遊越中公正在家居龍門高峙絳帳宏開四方執羔雁而來者旅進旅退日數百人倬亦在旅進旅退之中公不知此童子爲何氏也時無功卽享盛名捧珠盤執牛耳人遙望之以爲巨公宿德不知長倬纔二歲耳亦在弱冠時也倬後入谷霖蒼學使幕中命倬同張子壇爲明史紀事本末其于崇禎治亂一篇載公奏疏最多紀事體製每篇俱綴一論獨于東林黨議一篇不復作論祇掇公數語于其後以倣司馬遷紀秦以賈誼過秦論爲贊其竊取之義故有在矣末學荒陋浮沈世俗固不敢妄學昌黎

亦不能如虞聖開作文謝二君傳。惟與無功俱在耄年。結方外交。吳越相隔二百里。無緣覿面。祇以蠅頭鼠鬚書疏往來。相思有路。江山不隔。今獲茲年譜。當奉爲天球河圖。永作世寶。因跋紙尾。以誌私淑之意云。吳興門下士徐倬謹薰沐拜手跋

右倪文正公年譜四卷。國朝倪會鼎撰。案文正事蹟。具見譜中。明史本傳所錄奏疏並在焉。其他未盡臚列者。亦史例宜然耳。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稱歷日之頒。明太祖定於九月之朔。其後改十一月朔。繼又改十月朔。遂爲定制。是日帝御殿。比於大朝會。士民拜於廷者。例俱得賜。文正天啓中賦頒歷詩。最爲典重。亦豈虞明社之遽亡也。又稱文正晚年築室於紹興府城南隅。牕檻法式。皆手自繪畫。巧匠見之束手。既成。始歎其精工。時方患目疾。取程君房方。於魯所製墨塗壁。默坐其中。堂東飛閣三層。匾曰衣雲。憑闌則萬壑千巖。皆在烏下。適漳海黃公至越。施以錦帷。張燈四照。黃公不怡。謂國步多艱。吾輩不宜宴樂。文正笑曰。會與公訣爾。既北行。遂殉寇難。亦可哀已。全謝山鮚埼亭集所撰祠堂碑。稱蕺山劉公爲文正同鄉。初人尚未盡知其學。文正與之語。而嘆曰。劉先生今之朱元晦也。見學者輒語之曰。勿坐失此大儒。故年譜亦推原證人之學。得文正始光。今譜中無此語。全謝山所見。殆別本歟。趙恆夫寄園寄所寄稱。文正遺語家人曰。必大行殮方收吾尸。又稱文正謚從未以贈死節者。其弟請曰。曾子云。得正而斃。孟子云。順受其正。何必不謚死節者。於是並劉膚事之名亦定。膚事名理順。杞縣人其弟殆卽是書所稱元瓚者。會鼎字無功。文正長子。鮚埼亭集稱其受業黃漳海之門。嘗官職方。參漳海軍事。後爲遺民。有高節。則亦克荷門基者。曾冕士廣文偶以鈔本見示。爲錢版焉。原書詳列男會稔恭校。孫運建恭次。曾孫長駕長庚長康分訂等。此家譜之例。茲不備錄。附記於此。咸豐甲寅大雪日。天氣頗暄。南海伍崇曜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倪文正公年譜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編述者　倪會鼎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朱